

團兒的兒子

著 卡達耶夫
譯 盾 茅



冀魯豫書店印行

M
I 512.89
5
2



團 的 兒 子

著
譯

卡達耶夫
茅 盾

冀魯豫書店印行

靜悄悄地一無聲息，這是秋夜的沈默。陰溼籠罩了森林，濃厚的霧氣正從那些黑黢黢的沼澤地帶升騰起來。滿月的晶瑩的光綫也不大能穿透過這一層霧氣。冷光斜穿林木而下。在寒冷光中，一小團一小團的烟霧怯生生地在曷繞迴旋，像是跳著甚麼天魔之舞。

夜的森林充滿了這樣的可愛，常常直叩著每一個俄羅斯人的心弦，使他想起了古老的傳說和故事裏的一些場面！灰狼獸者沙皇的兒子伊凡，伊凡頭上垂戴著小小的便帽，而火鳥的羽毛則用頭巾包著藏在他的大褂裏邊，還有，山妖的巨大而毛茸茸的手，小雞兒腿上的茅草，……諸如此類，無窮無盡的。

但是，在這陰沈寂靜的時間偵察了敵情而回來的三個兵的心上，這普萊司夷森林的美麗卻是遙邇地不能馬上感受。

他們在德寇後方進行偵察已有二十四小時之久。他們的任務是：找出敵人的防禦工事的地位，記在地圖上。

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且是很危險的。自始至終，他們祇能爬行。有一次，他們不伏在冷而惡臭的爛泥塘裏，足足有三小時之久，蓋著防水的大簾，一動也不動，枯黃的樹葉飄落到他們身上。

樹葉的偶爾的簌簌聲好像使得整個森林都起了回音，而一根枯枝在腳下折斷的響聲尖利刺耳，就像是手槍的射擊。

月光也增加了他們的困難。他們祇能慢慢地走，一個跟一個，各人相距十五碼，企圖躲避那
明朗的月光。每五步他們就得停止下來，側著耳朵聽。

領隊的在前引路，用手勢來發命令。如果他舉手過額，其他的兩位就得立刻停止，凍在那裏
不動；如果他攤手向旁然後放下，那麼他們就該迅速地緊貼在地上；如果他招手，他們就前進；
如果他的手向後搖擺，他們就該後退。

雖然祇剩得一英里多點就到了戰綫了，這三個偵察兵還是始終如一地小心而警戒。事實上他
們現在更加小心翼翼，停止的次數也更加多而短促了。

他們正到了一路來的最危險的地帶。

昨晚他們出發的時候，這一帶還是敵人的後方。但現在，情況變了：經過小小的戰圍以後，
敵人已在白天退走了。現在，這一座森林看來祇是一座空林了。可是單看外表就會上當。很可能
，德寇留些自動步槍的射手藏在那裏，而這三個偵察兵隨時會中伏被圍。當然，他們是不怕的，
雖則他們一共祇有三個。他們都是謹慎而有經驗的人，每人有一支自動步槍和四顆手榴彈，一有
動靜就能應戰的。但問題的要點是：他們必須不計代價避免戰圍；他們的任務乃是神不知鬼不覺
回到自己的陣地，而將那幅記滿了敵人藏位的珍貴的地圖交給他們的排長。這對於明天的戰圍的
進展是有大大的決定性的。

一切是意外地沈靜。這是戰爭中的稀有的停頓，要不是遠遠地傳來了零落的礮聲和側面某處
的忽斷忽續的機關槍聲，你真會以為並不在打仗呢。

三個偵察兵慢慢地小心地在移動。突然，領隊的一位站住了，舉起了手。其他的兩位立即停
住，一動不動眼睜睜看著他們的領隊。領隊的站在那裏好些時光，他那防水大鞋上的泥兒從他頭

上滑下來了，他的頭輕輕轉動著，打算辨明白他所聽得到的一些可疑的響聲，他年紀還青，祇有二十二歲，可是在軍隊裏他已經算得上是一個老手。他現在的官階是中士。可是因為他在部隊裏很出名，弟兄們對他全是很尊敬的。

引起了中士葉古洛夫注意的那響聲，是很古怪的聲音。儘管他是那麼經驗豐富，他竟辨不明白這是什麼聲音。

「這到底是什麼呢？」葉古洛夫思索著，豎起了耳朵，飛快地追憶著他在夜間偵察時所會聽過的一切可疑的聲音。「低聲細語麼？不是。小心的挖掘麼？不是。鏟土的響聲麼？不是。」這微弱的古怪的聲音，這在他所聽到的「一切聲音中找不出相同的聲音，是從右首的什麼地方來的。很近，在一叢杜松的後邊。而且好像是從地下什麼地方來的。

又靜了一會，葉古洛夫招了招手，身子卻沒轉動；那兩個偵察兵就像影子一般慢慢地悄悄爬到他的眼前來了。他指著那聲音來的方向，打手勢，要他們聽。

三個豎起耳朵站在那裏好一會兒，他們的手指按在自動步槍的扳機上。那聲音仍在響，仍是那樣微弱幾乎聽不到。於是忽然一頓，那聲音變了；這回好像是從地下來的唱歌的聲音了。三個交互地使著眼色。可就在這一剎那間，那聲音又回復到先前那個樣子了。

葉古洛夫堅決地作手勢命令他的夥伴們臥倒，而他自己則平伏在已經蓋滿了殘霜的滿地的樹叢上。他將他的短劍交在齒間，撐著兩肘，悄悄地往前爬。一會兒以後，他過了那叢黑壓壓的杜松，看不見了，又一會兒，——還在靜靜等候的兩個就好比有一小時之久呵，聽得了輕輕的口齒聲了。這就是葉古洛夫在喚他們兩個。他們也應了去，立刻看見他們的中士跪在一個小小的隱蔽在草莽中的地洞邊上，向洞裏瞧著。他們聽得分明，從這地洞，出來了又像呻吟又像喃喃細語又

他抽咽的聲浪。不用再問就已了然，那兩個偵察兵就圍住了那洞口，張開他們的防水大篷的下簾纏在上面，像一個帳篷似的擋住了任何可能外露的亮光。葉古洛夫下了洞，手拿著電筒。

看見的景象是簡單的，然而也是够慘的。一個孩子躺在洞底。

這孩子兩手握拳，摺在胸口，他的腳，跟番薯一般黑，並排直伸，他仰面躺在很臭的綠油油的水潭裏，昏迷而呻吟。他頭上沒有帽子，好久不會碰過剪刀的頭髮亂蓬蓬地披到腦後。他的細喉嚨在抖顫。張開的嘴巴，喘息粗重，嘴唇因高熱而焦黑，吐出斷續破碎的字句和痛苦的呻吟。他的眼窩陷落，眼眶周圍是灰白色的病態的一層圈子。這差不多像提去了奶皮的牛奶一樣有點發青。厚而短的睫毛合在一處。他臉上有傷疤，有一道一道的抓破的裂紋。鼻梁上有凝凍的血塊。

這孩子正昏迷在慘痛的夢境。惡夢的反應，扭歪著他那受苦的脸。他的表情時時變動，一會兒恐怖，一會兒絕望，一會兒又是深刻的悲哀，脣角抽搐，眉頭緊蹙，而閉著的眼睛也就淌下眼淚來了；於是突然怒咬著牙齒，滿臉冷冷地，緊握著拳，指甲陷入了手掌，而從他那逼緊的喉頭來了粗獷滯鈍的呼聲。

忽然這孩子的夢幻似呼又變了；一抹逗人憐愛的笑影，嬰孩的微笑，在他臉上展開來了，而用了微弱的，差不多聽不到的聲音，他在唱一支辨不出是甚麼的歌曲。

這孩子睡的那樣熟，他的心靈沈在慘痛的噩夢中有那樣深遠，竟至於無所感覺，——偵察兵們朝他緊緊地瞅著他不覺得，電筒的強光直射在他臉上他也不覺得。

但是，好像有個什麼內在的警報響了而且促醒了他了，這孩子突然睜開眼，渾身一躍，坐了起來，兩眼發光睜得圓圓的。而且就在這一剎那間不知從那裏他抓起了一枚長而鋒利的釘子來。葉古洛夫一手敏捷地攫住了那孩子的發燙的手指，另一手掩住了他的嘴巴，在他耳邊低聲說：

「不要作聲！我們是自家人」。

這會兒，他正織着到了葉古洛夫他洞藏的那套俄國式的，而他們的自動步槍，他們的防凍大鏟，——全是俄國式的，而低頭看着他的三個面孔也是俄羅斯的，最親密而熟悉的。

淡淡的一絲快樂的笑容浮過了他那疲憊已極的小臉。他想說話，但祇吐出了一個字：

「自家人……」他就失了知覺。

獵隊司令官葉拉吉耶夫上尉坐在小小的木板的平臺上，這平臺搭在一株松樹的頂頭，介於樹幹和粗壯的樹枝的中間。這平臺，三面敞開，祇有那第四面——就是朝西的一面，爲了擋避子彈，用粗大的木材堆疊起來，成爲一堵矮牆，這矮牆的頂上，裝著一副瞄準觀測儀，而在這儀器上端的兩支觸角似的管子上又僞裝著樹葉，看來很像一對樹樞枝。

要到這平臺，必須爬兩道梯子。第一道是斜度適當的，但這祇完成了全程的一半，再上去就必須換爬那第二道梯子，這幾乎是垂直地掛在那裏的。

在上尉葉拉吉耶夫之外，這平臺上還有兩個電話員，一個是步兵獵隊派來的，另一個是獵隊的，他們的用皮包裝著的電話機都掛在多鱗的樹枝上。平臺上的第四個人就是戰綫的這一部分的負責者步兵營營長阿洪巴也夫上尉。

因爲平臺上至多祇能同時容納四個人，尚有兩個獵隊的人員祇好站在梯子上，——中尉赫長西達克在前，而在他之下，鋼盔幾乎碰著他的靴子的，就是我們早已見過的中士葉古洛夫。

葉拉吉耶夫上尉和阿洪巴也夫上尉正忙著一件極其急極重要而又極繁瑣的工作——把獵隊偵察員所得的情報記錄在他們的地圖上。地圖是畫滿了彩色鉛筆的各種綫條和記號的，並排著攤開在木板上兩位上尉個身在這上面，手裏拿著鉛筆，橡皮和尺。

上尉阿洪巴也夫的鋼盔推在後腦勺上，綁起了粗闊的棕色的眉毛，專心致意在工作；他用那磅明貴的尺，匆匆忙忙地在地圖上量著。他用紅鉛筆記下一些符號，用橡皮擦掉一些什麼，同時

抬眼向葉拉吉耶夫瞥了一眼，似乎說：「喂，慢吞吞地你幹麼啦！喂，完了這一件，再來第二件罷，上前呀！」這是向來如此的，他老覺得不耐，老是難以克制他的暴躁。在作戰前的最後的數小時——或許祇是幾分鐘，他總覺得什麼都做的太慢。他是熱火熱辣的。

上尉葉拉吉耶夫和上尉阿洪巴也夫是老戰友。說來很湊巧，過去兩年中，他倆是幾乎是每戰必在一夥，因此，師部也早已認為理所當然，不論何處凡是阿洪巴也夫的步兵營在作戰，一定有葉拉吉耶夫的戰隊在配合行動。

阿洪巴也夫是烈性的，躁急的，勇敢而幾乎近於魯莽；可是葉拉吉耶夫呢，蹉則他的剛勇並不比他的老友差些，卻是頭腦冷靜，沈著而審慎，具備著戰隊軍官所應有的素質。現在，阿洪巴也夫一面在把葉拉吉耶夫的偵察員們所得的情報記錄在地圖上，一面著急的要將這件工作做完，把那些在樹底下等候著的通訊員們送走，這些通訊員是各團派來專候領取這一區域的敵情報告的。

進攻的命令還沒下來，但已經接到的許多命令都顯示出，進攻是馬上就會開始的。阿洪巴也夫希冀在進攻開始之前回到他的營部，以便親自檢查一切的準備工作。

沒有經驗的脚色也許以為一場大戰已經在進行，而他自己正在陣雲深處。但事實上除了通常的交換的砲火，——而這也不是怎樣劇烈的，簡直別無動作。德寇的或者蘇維埃的戰隊，一處或者兩處，有時射一兩發，測驗一個新目標的射程。敵人方面的瞭望者也許立刻就圈下了這目標的區域了，而在後方的一個特別的反戰隊的排，也許就開始找出這目標。於是那先出手的戰隊就要轉而對付這一個「排」。這樣，立刻就會有一場認真的戰役在這一角爆發。四面八方，所有的砲都射擊起來了——小口徑的，大口徑的，中型的，而最後，重砲和超級重砲也都吼了；有時連

那巨型的遠程大礮也在遠遠的後方開口了，但因其太遠，它的聲音不大聽得到；於是突然之間還不妨會聽到礮彈飛過的刺耳的怒嘯，於是轟然一聲，無辜的泥土中了彈了，火光四射之時，硝煙與泥土的黑柱沖霄直上，挾著樹木與草莽，一會兒以後再慢慢地落下來。

有時候，從料不到的方向，一塊彈片來了，在地面上重重一擊，又反跳過來，旋舞著，鏗鏘著，像狼一般怒躡，用著使人聽了牙齒發顫的金屬的恨恨聲再奔向前，帶走了松樹的小枝和松球兒。

但是，那在樹頂上對著地圖工作的人們，這一切好像完全沒有聽到看到。祇有偶然的一二次，當礮火在什麼地方特別猛烈起來了，那電話員這纔搖著電話機上的轉柄，平靜地說道：

「給我接上紫羅蘭……你是紫羅蘭麼？我是椅子。試一試綫路呀。你那邊怎樣？……一直是平靜的麼？……對，這邊也是平靜無事。得了，得了。」

當那工作終於做完了時，阿洪巴也夫上尉立刻變得高高興興了。他把那地圖往圍裏內一擲，動作敏捷地結好了他的防水大簾，一躍而起，擺開他那一對短而強壯，微微彎曲的腿，向樹下的他那勤務員喊道：

「我的馬！」

他看著自己的錶。

「對一下，我的是九點十六分，你的呢？」

「九點十四分，」眼光瞥向他自己的錶，葉拉耶吉夫上尉回答。

阿洪巴也夫上尉發出了短促而勝利的喉間的一響。他的眼睛眯了一下，然後又懶懶地射著光。

「你傻了，葉拉吉耶夫上尉。」

「一點也不，我不傻，我的錶是準得很的，是你老是那麼急呀。」

「察以采夫，問問時間！」阿洪巴也夫熱火熱辣地喊着。

電話員叫了團部的電話。然後報告道，這是九點十四分。

「戰神（俄人稱砲隊爲戰神——譯者註）擰了你的腰，」阿洪巴也夫讓步地說，把自己的錶露在葉拉吉耶夫的旁邊，撥動了分針。「這回照你辦了，再會。」

他的防水大錶響聲地怪響著，他一衝就下了那兩道梯子，中間不停，忙的那兩位砲隊的人員趕快側身讓路；他把地圖拋給那等在下邊的副官，「縱身上了馬背，就拍馬走了，馬蹄把枯葉踢得四處飛揚。」

阿洪巴也夫走後，葉拉吉耶夫上尉就鬆下了他那日記本上的橡皮帶，移轉他的注意到那一架觀測儀了。他這日記本內記錄著目標。他早已知道了這一切目標的距離，但是他還打算用幾發的砲彈來作一次校對。他要得到確定，是否當需要之時，他的砲隊的第一排砲就能中的，立刻完成任務；而不必再化可寶貴的時間去校準火力。當然啦，先來一次校對，也並不是難事，不過他有點就心他這太前進了而已接近步兵溝的砲隊這樣就會太早地暴露了自己。全部的目的是在作戰的最後且最有決定性的關頭，出其不意地加敵人以打擊，而且要打在做人完全意料不到的一點。這一點，照葉拉吉耶夫上尉的意見，就在這一區域的右翼正當一道相當深的長滿了小橡樹的山溝和一條路的交叉點。

此時這一點並無可感興趣之處。這既非火點，亦不是防禦點。大多數的戰場上都有和這同樣的不被感興趣，一點特殊之處都看不出來的地點。戰爭的暴風從它們面前掃了過去，並沒停止。

這個，葉拉吉耶夫上尉也是知道的，然而他有的是活潑而又實際的想像力。

第一百次他在想像中描出了即將到來的那一戰役的輪廓，及其可能發展的一切詳細節目，而此次也和從前各次一樣，他看到了同樣的場面：阿洪巴也夫營突破了德寇的防綫，並以右翼警戒準備迎擊任何可能的反攻；然後阿洪巴也夫急以中央主力向前猛撲，確保佔領那正對又路口的高地，以便逐漸調上預備隊來，部署著又一次的（給沿路綫的敵人）決定性的打擊。阿洪巴也夫上尉歎下來的地點，一定會恰恰是那山溝進口處的路叉。他不得不歇下來，作戰的邏輯有此要求；子彈得補充，傷員得撤回，各連兵力得加以部署調度，而最重要的是重新配置他的兵力以便再度進攻。

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所需不多，但總是時間。莫以為德寇不會利用這時間呵，當然德寇是要利用這時機的。他們會出動坦克。這是出動坦克來攻擊的最好的時機。他們會出其不意地把預先埋伏在那道山溝裏的坦克突然出動。葉拉吉耶夫上尉斷定那山溝裏藏有德寇的坦克，雖然他並沒得到情報來證實它。他的想像力這樣告訴他，而這想像是很據於經驗，根據於戰略的嫺熟，以及凡屬優良的砲除軍官所特有的卓越的「腦筋之數學的地運動」；這使他慣於能迅速地綜合情況而得出準確的結論。

「我還是大膽試一下如何？」葉拉吉耶夫上尉以口問心，同時在調整那觀測儀，使其對光。朦朧灰色的視野一點一點黑白分明起來了。論廓模糊的物件突然清楚地站出來了。整幅的山川原野的畫面，幻術似的移近了，像舞臺上的布景一般，分成了一層一層的近者低而遠者高的平面了。

在最近的平面上，這已在圍圍之外，包含着（上尉及其平臺所在的）那棵松樹的森林

的頂巔以及那眺望臺，都像波浪似的異樣地湧起來了。而這棵松樹的一個枝條竟然變得出奇的粗大，帶著巨雷似的松針和一對大得可怕的松球，竟像要刺進眼裏來了。

這後面便是一長條的田野。正在這田野的較低的一邊，一綫波紋的蘇維埃的前進哨位，一個個的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哨位全是精緻地偽裝了的，惟有經驗豐富的眼睛纔能夠認出它們的存在，至於那些砲眼，交通壕和機關槍巢等等的地位，那麼與其說葉拉吉耶夫上尉能夠看見，倒不如說他猜也猜得到的。

沿這田野的較高的一邊，同樣地可以看得那麼清楚，那麼具體，不過稍稍小一點的，是和我們的戰壕相平行的德寇的戰壕。

兩方防綫之間的無人地帶，由於光學上的關係，在觀測儀中看來，幾乎像是不存在的。

更遠，葉拉吉耶夫上尉可以看到德寇後方的波浪似的地形。那邊的形勢，他大概還有個數。他敏捷地找出了那狹長一條的矮樹林，那睡著的小溪，那像彼此黏貼起來的一些高地，那些被擄的茅屋。

最後，葉拉吉耶夫上尉又回到那一點上了，——就是那狹的山溝和道路的交叉點，還在他的日記本上是叫做「距離十七」的。

緊張而集中注意，他考察那塊空蕩蕩的地段，——毫無出奇之處的一塊地段，但在他的心眼中（就像這一天內他已經反覆做過的許多次一樣），他使得這塊地段充滿了阿洪巴也夫的人馬，而且德寇坦克隊的小小的剪影也突然一架跟一架地從那神祕的山溝中爬了出來。

「也許是不試為妙罷？」他想，打算把觀測儀的標準點和那塊地段對得更準些。這不是他的沒有決斷或遲疑不定。他從來不遲疑，現在也不。他是在權衡輕重，打算求得正確的決定。他要

十分確切地知道何者是最妥善！——弄胃過早地暴露了他的部隊的危險而求得目標十七的更大的準確呢，還是不動聲色直到最後一瞬而寧可在戰爭的最緊要最有決定性的關頭損失幾分鐘的校準火力的時間？

可是，這當兒，人聲從下邊來了，梯子晃動著，馬刺叮叮響著，一位青年軍官，——幾乎可說是一個孩童，黝黑臉，捺天鼻子，濃而黑的眉毛，呼呼喘息著，躍身上來了。這是一位聯絡官。儘管他竭力想保持威儀乃至肅穆的表情，可是他臉上依然綻開了孩子氣的忍俊不住的突笑。

他的兩腳的後跟一碰，飛快地舉手到帽沿，眯眼放下，將一件公文呈上了葉拉吉耶夫上尉。「團司令部來的命令……」他用了枯燥的公式的口吻開始說了，可又不能持久，終於改口為：「要進攻了呵！」說時他的臉色眼睛閃閃放光，掩不住那股喜悅。

「什麼時候？」葉拉吉耶夫問。

「九點四十五分。信號是兩支藍色的火箭和一支黃色的。公文上都寫得有。我可以告退了麼，閣下？」

葉拉吉耶夫看自己的錶。這是九點三十分。

「你可以去了。」他說。

中尉西達克這時也正從梯子上來，可是又站住了。

「上尉同志，我簡直險些兒忘了。對於那孩子你有什麼命令？」

「什麼孩子？」葉拉吉耶夫上尉皺了眉頭，但也就記了起來，「哦，那孩子麼！」

偵察兵們早已把拾得一個孩子的事報告過了，可是葉拉吉耶夫上尉還沒有決定怎樣處置他。

「那孩子現在怎樣了？在那裏？」

「他一直眼住我，在排指揮處。和偵察員們在一起。」

「他恢復知覺了麼？」

「看起來他是好好的。」

「他告訴你什麼話？」

「他話多著呢。可是，中士葉古洛夫知道得更多些。」

「喚葉古洛夫上來。」

「葉古洛夫中士！」中尉西達克朝下邊高聲喊。

應聲來了回答：「有！」葉古洛夫的偽裝著樹葉的鋼盔透露到平蓋上了。

「你的那個孩子怎樣了？他覺得怎樣？對我說。」

上尉葉拉吉耶夫不用「報告」這字眼，而用了「對我說」，這在對於紀律的色調極具敏感的
中士葉古洛夫看來，分明就是准許他可以在通常的軍隊紀律所容許的範圍之外更隨便地發言。於
是他那幾夜不睡而發紅的倦眼就公然洋洋得意起來，雖然他的眉毛和嘴巴還是保持著嚴肅的。

「這是常有的事，上尉同志，」葉古洛夫說。「戰爭開始的幾天之內，他的父親就在前綫死
了。德寇佔據了他那村莊。他的母親不肯把她的母牛給德寇，就被德寇殺死。他的祖母和他的妹
妹也餓死了，這樣就剩他一個人。後來，那村莊也被燒光了。他到處流浪、討飯過日子。在沿路
的一個什麼地方，他被德寇的憲兵抓了去，被押送到德寇的一個那些可怕的兒童營。在營裏，當
然啦，他得了疥癬，癩癬和疹子，——幾乎送了命，可也拖過去了。後來，他逃出了那兒童營。
他流浪了差不多兩年光景，躲在森林裏。他想越過戰綫。那時候戰綫離這裏還遠得很呢。他簡直
變野了，他的頭髮就如同亂蓬蓬的馬鬃。也變得發積了。十足的一頭小狼。他的討飯袋裏經常帶

得有一支鋒利的長釘。他所找得到的武器，就是這種的一種。而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用這武器殺死一個德寇。他那討厭發震的另一東西是一本初級讀本，破爛得不成個樣子了。我們問他，這是幹麼的？他說，「爲的不讓自己忘記了認字。」

「他有幾歲了？」

「他自己說是十二。可是看起來你覺得他十歲還不到呢，完全餓壞了，皮包骨頭。」

「哦，」上尉葉拉吉耶夫說，若有所思，「十二歲，戰爭開始的時候，他還不過是九歲。」

「他小就吃盡了苦頭，」葉古洛夫說，嘆「口氣。」

兩人都不說話了，靜聽那顯然是在停下去的砲聲，這在一次戰役開始以前常常是如此的。頃刻之間，四下寂然，——威脅性的不真實的寂靜。

「喂，他是個有出息的孩子不是？」上尉葉拉吉耶夫問。

「一個好孩子。天生的——一個靈活的孩子，」葉古洛夫高聲叫了起來，把最後的一分拘束和儀節都丟得乾乾淨淨了。上尉皺一下眉頭，別轉了臉。

從前，葉拉吉耶夫上尉自己也有個孩子，男孩子，考司忒耶。的確，比這一個是小些，還不到七歲。從前，上尉也有年青的妻，也有母親。而所有這一切，三年之前，一天之內就統統沒有了。三年之前那一天，全國告警的那一天，上尉離開了他在巴拉諾維奇的公寓，應召而赴砲隊，從此以後他就不會見過他的家，他的母親和妻子。而且他永遠不能再見他們了。他們三個都是在那可怕的一九四一年六月的晚上死在明斯克路上，那一晚，德寇的俯衝轟炸機羣屠殺了從明斯克逃出來的婦孺老弱。

葉拉吉耶夫上尉的一個老友曾經把上尉一家人的死耗告訴了上尉，這位老友那時剛巧和他的

隊伍在這條路上，他目擊了這一慘劇。他並沒詳細說，——那是太慘了，而上尉也不多問一句話。他沒有那心情去細問。可是他的想像中立即出現了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他永遠忘不了，至今還常常在他眼前。震天動地的爆炸，火焰，閃光，呼呼亂飛的機關槍彈，嚇得發呆了的人羣，帶著驚駭，箱子，衣包，嬰孩的坐車。而一個四歲大的孩子，戴一頂藍色的水手帽的，像一團血球似的倒下了，黃蠟般的兩手伸開著，在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松樹的根杖中。葉拉吉耶夫上尉特別覺得清清楚楚如在眼前的，是那——一頂配著新緞帶的藍色的水手帽，這是祖母用了母親的一件舊短褂改成的。

「他叫什麼名字？」葉拉吉耶夫上尉問。

「凡尼亞。」

「光是凡尼亞麼？」

「光是凡尼亞，」葉古洛夫中士欣然立即回答，坦率而和善地露出牙齒笑了笑。「他的姓也一樣漂亮——凡尼亞，松采夫。」（這個字是從「松支」變化來的，「松支」意即太陽。——譯者註）

「嗯，祇有一個辦法，」想了一會兒以後，葉拉吉耶夫說，「祇好送他到後方去了。」葉古洛夫的臉拉長了。

「那就可憐了，上尉同志。」

「什麼是可憐？」葉拉吉耶夫板起臉，皺了眉頭。「爲什麼是可憐了？」

「在後方他到那裏去呢？他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孤兒，他會流落。」

「不會流落。後方有專門收容孤兒的兒童之家。」

「是呀，當然，這些是有的，不錯，」葉古洛夫說，「或許是那種不拘儀節的口吻，隱隱上尉的語氣中已經帶點兒嚴肅的命令的調子來了。」

「那麼？」

「那麼，是這樣罷，」葉古洛夫說，在那搖搖晃晃的梯子上換一次腳。「您看——我怎麼說呢，我們想要留他和我們在一道，留他在排指揮處。他是個靈活的孩子。天生的一個偵察兵。」

「你們簡直是想入非非了，」葉拉吉耶夫有點不耐地說。

「一點也不是，上尉同志。他是一個自己很有辦法的孩子。在這一帶，他熟識道路，跟任何成年的偵察兵一樣。甚至更好。他請求我們：「教導我做一個偵察兵罷，」他說。「我能够爲你找到你們的一切目標，我熟悉這裏的每一叢草莽，」他說。」

上尉笑了。

「他請求麼，當真……請求是請求，可不相干，不能允許他。而且，無論如何，你怎麼能負這樣的責任？他到底是一個小小的人，一條性命。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呢？也許中了彈。這樣的事，打仗的時候常常會發生。可不是麼，葉古洛夫？」

「正是，閣下。」

「哦，你明白了，那麼。不能，不能。他要打仗還太早呢，首先他總得再大一點兒。現在他應當進學校去。運轎車一到，就送他回後方。」

葉古洛夫好像很頹喪。

「他會逃走的，上尉同志。」他遲疑地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逃走？幹麼你這樣想？」

「要是你們把我送後方去，」他說，「我還不是半路上就溜。」

「他是這麼說過的麼？」

「他這麼說過。」

「哦，咱們等著瞧罷，」葉拉吉耶夫上尉板板地說。「我的命令是，送他到後方去，不能讓他在這裏到處亂跑。」

無拘無束的談話到此為止。中士葉古洛夫肅然挺直了身體。

「聽令，閣下。」

「就是這樣，」葉拉吉耶夫上尉簡截地說，這幾個字好像是斧砍下來似的。

「我可以告退麼，閣下？」

「可以，去罷。」

葉古洛夫中士還在爬下梯子的時候，一顆淡藍色的星從遠遠的黑黢黢的森林的彼方竄到天空中了。這一顆的光尚未熄滅，第二顆又上來了。接著又是第三顆——這一顆是黃色的。

「各砲位，預備放！」葉拉吉耶夫上尉平靜地說。

「各砲位，預備放！」電話員用了晶瑩瑩的音調對電話發喊著。

而這晶瑩瑩的喊聲在這威發性的靜寂的森林內，起了千百個或遠或近的回響。

這當兒，凡尼亞一雙赤腳盤在腿下，正坐在偵察兵帳棚內的虎尾縱枝條上，操一柄木匙，對著滿滿的食盒，在辛勤地工作；這食盒內滿滿地澆的作怪而又好吃的出奇，乃是番薯、豬肉、洋葱的雜燴，並加了大蒜、胡椒、桂葉之類的香料的。凡尼亞吞食他這些東西是這樣的饒相，有時竟在喉間梗咽住了。他那尖形的硬耳朵，掩在亂蓬蓬的、灰色的、長久不會剪過的、頭髮之下的，跟著他那上下顎的奮勇的動作而在聳動。

凡尼亞·松采夫，生長在一個有教養的農家，因而他他知道他現在這與相很不好。按照規矩，進食不應該慌慌張張，應當從容不迫地時用一點麵包揩一下他的湯匙，而且匙裏也不可抄的太滿，嘴裏也不可塞的太多。按照禮節，又應當一次一次地把食盒推開，而且說：「謝謝您的麵包和食鹽。我完全喫飽了。」而在三次被勸「不要見外，再請再請」以後，這才可以再繼續吃著。這一切，凡尼亞都完全嫻熟，然而他沒法遵守了。飢餓把所有的斯文的規條都打倒了。

他一手捧著食盒，另一手用那木匙急急忙忙抄，眼光則從不離開那長條的燕麥麵包，可惜沒有第三隻手抓住它。他那因為長期飢餓而深陷的藍眼睛，時時溜向那請他喫這一頓的兵士。這時有兩個兵在帳棚裏，——就是和葉古洛夫中士一同把他從森林中帶回來的那兩個。其中之一，上等兵畢登科，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大漢，有一張和善的缺齒的嘴巴和草耙似的長臂，綽號「骨頭架玉」；他的同伴，西伯利亞人高爾布諾夫，也是一條「漢」，出落得和古老的故事和傳說中的英雄一般——強壯豐腴，一身好皮肉，紅噴噴的圓臉兒，白睫毛，淡紅色的頭皮上留著剪短的淺黃色的

頭髮。他的綽號是「卻爾東。」（這是稱呼西伯利亞人的俗語，——譯者）規定要住六人的這一帳棚，要容納這兩位巨人，自然不無困難之處。他們祇好儘量把腿縮起來，免得纏夾不清。

戰爭以前，畢登科是頓巴斯的礦工。煤層侵蝕了他的並不白皙的皮膚如此之凶，以至現在還隱隱發青。高爾布諾夫曾在貝加爾區做過伐木人，現在他身上似乎還帶得有些剛砍下來的樺木的香氣。他整個的相貌是甜淨而輕鬆的，正和他的樹木一樣。

兩位都坐在一堆香噴噴的虎尾縱的枝條上，他們的闊肩膀上披著棉短襖，滿意地看著凡尼亞把那食物一掃而光。有時，那位喜歡說話的會交際的高爾布諾夫看到凡尼亞爲了自己的總相而感到不好意思，就安慰他道：

「你這就很對勁啦，牧童。用不到雜爲情呀。要多少就吃多少。如果不够飽，還有呢，吃的東西我們有的是。」

凡尼亞喫著，舐著那木匙，把一塊軟綿綿的軍用麵包連同它那微帶酸味的棕色的硬皮一塊兒塞進了嘴巴。凡尼亞覺得，好像他和這兩個和善的巨人同住在這帳棚裏，已經有幾個月了。他雖以自信，僅僅是昨天他還在那冷而可怕的森林中流浪，孤苦伶仃，又是在夜間，又餓又冷又害病，像一匹走頭無路的狼，而橫在他面前的祇有死路一條。他難以自信，三年來的討飯的生活一旦告終了，三年來的忍氣吞聲，連續不斷的磨折，非常的絕望和空虛，都成爲過去了。三年來第一次，他又生活在他不必害怕的人們中間了。他覺得這帳棚的內部是漂亮的。雖然外邊天氣不好，下著雨，可是透過了茶色的帳棚布的光綫是悅目而溫和的，像太陽光。的確見得擠一點，因爲有那兩個巨人，然而帳內是多麼整潔，多麼有秩序，每一件擺的掛的東西都很落位。

這一組的偵察兵一共有六位，外加中士葉古洛夫。每次出勤總是一對。三天輪到一次。二天值班，一天休息。至於中士葉古洛夫呢，從來沒有誰知道那一天是他休息的日子。

今天是輪到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休息，他們在工作中也是老搭擋。從早晨起，戰鬥就開始。砲火不會歇過，整個林子，在震動；而且時時有俯衝轟炸機發怒吼著在頭頂飛來飛去。可是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一點也不在意，他們安安逸逸地享受他們的難得的休息，和凡尼亞一起；他們和凡尼亞已經有了深厚的交誼，他們給他取了個綽號——「牧童」。

這個綽號是好的。穿著他那手紡的土法染色的棕色褲子，那撕破的短襪，赤腳，肩頭宕著那個布袋，「頭亂蓬蓬的長髮，這孩子極像舊式初級讀本插圖裏的牧童。甚至他的相貌，——黧黑，野性，好看的直鼻子，大眼睛，像茅草屋頂似的蓋在腦袋上的一頭厚髮，都和舊時鄉村的牧童一模一樣。

放下了食盒，凡尼亞用一小片麵包在食盒內和匙上都揩過，丟進嘴裏，然後站起來，慢慢朝那兩個巨人鞠躬，低垂著眼，說道：

「謝謝，我很感激兩位。」

「要不要再用一點呢？」

「不，已經够了。」

「如果你愛，再給你倒一盒罷，」高爾布諾夫說，帶幾分吹牛的神氣眯著眼睛，「在我們這裏，這不算一回事。怎樣，牧童？」

「我也喫不下去了，」凡尼亞忸怩地回答，他那藍眼睛在低垂的睫毛下突然調皮地朝上瞥了一下。

「隨你的便罷，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們這裏的規條之一，就是不勉強。」畢登科說。他是以公正出名的。但是，自負而且喜歡使得每個人都羨慕著偵察兵生活的高爾布諾夫卻問那孩子道：

「喂，凡尼亞，你說我們的伙食怎樣？」

「好呀」那孩子說，把木匙倒轉放在食盒裏，又把那代替桌布的新聞報紙上的麵包屑收拾到自己的口內。

「確實是好的，可不是？」高爾布諾夫興奮地說。「師團裏無論那裏都找不出像我們這樣的伙食。我們這伙食，簡直是闊氣的。孩子，緊緊地跟住我們罷，緊緊地跟我們偵察兵在一塊兒，這是主要的事情。和我們在一處，你喫不了虧。你願意跟我們在一塊麼？」

「懸賭咒擔保我是願意的，」那孩子回答，高興得飄飄然了。

「這就對勁了。那你就什麼都有啦。我們要把你洗這麼一個澡。要把你這一頭亂茅草剪掉。我們要給你弄一套制服，把你裝扮得多少有一點軍人樣子。」

「你你帶我出去」塊兒去偵察麼，叔叔？」（俄國人的風俗，小孩子喊大人為「叔叔」或「姑母。」——譯者註）

「對，我們也要帶你出去偵察，我們要把你教成一個真正的偵察兵呢。」

「我身子小，叔叔，隨便那裏我都能鑽過去，」凡尼亞熱心地說。「這一帶的矮樹林我都熟」

「這就了不起囉。」

「你也教我放槍，自動步槍？」

「幹麼不教？到那時候我們就要教你了。」

「要是我能够放一次多麼好呀，一次也够了。」凡尼亞說，戀戀不捨地望著那掛在那裏因為砲火的震盪而搖來搖去的自動步槍。

「到那時你可以放，不要著急。而且不單是放槍就算了，我們要把二個兵應當學會的部隊給你呢。可是，首先第一，你得先補上個額子，領到全部的給養。」

「這是怎麼一回事，叔叔？」

「簡單得很，孩子。中士葉古洛夫把你打個報告給中尉西達克，中尉西達克再打報告給副隊司令官上尉葉拉吉耶夫，然後上尉葉拉吉耶夫下個命令，把你補上一個名額。從那一天起，你就能領到全部給養，——衣服，口糧，錢。現在你可明白了罷？」

「我明白了，叔叔。」

「我們偵察兵就是這樣過來的，……等一下罷。你到那裏去？」

「拿去洗呀，叔叔。媽媽老告訴我們，吃完了，傢伙要洗。洗乾淨了，還纔放進碗櫃去。」

「說得很對，」高爾布諾夫嚴肅地說。「軍隊裏也是一樣的。」

「軍隊裏沒有工役，」公正頭腦的畢登科用了教導的口吻也批判地說。

「可是你不俯等一會兒跟壺子那些的一同去洗。我們正要喝茶呢，」高爾布諾夫溫和地叮囑說。

「你喜歡喝茶麼？」

「喜歡，」凡尼亞回答。

「哦，那就很好。這也是我們偵察兵慣了的，飯一吃完，就是茶。有糖，當然，」有意無意

地又舖了一句，「我們用器是不限數的。」

立即有一把大銅壺出現在帳棚內了，這還是偵察兵們特別自傲的「物」，而且是別的砲隊經常發羨的「物」。

偵察兵們用糖似乎當真是不計數的。畢登科不響不響地解開了他的雜物袋，倒了滿滿一握之多的大堆的糖塊在一張新聞紙上。而在凡尼亞未及轉眼之間，高爾布諾夫已經撥了兩塊去進了凡尼亞的茶杯，接著，看見凡尼亞臉上露出喜色，他又加了一個第三塊。「我們偵察兵就是這樣的，」他彷彿在說。

凡尼亞兩手捧住了那金屬的杯子，甚至連眼睛都閉上了，他享受那一份清福。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在什麼神奇的神話世界。一切在他周圍的，都像一個故事，——那帳棚，雖然帳外的天氣是冷而且潮溼，帳內卻像充滿了陽光似的，那兩位和善的巨人，倒出了那樣的糖，而且許他得到那神祕的「全都給鑿——衣服，口糧，錢，」而且甚至他所捧著的杯子上也印得有「嫩豬肉」的字樣呢。

「你喜歡這茶麼？」高爾布諾夫問，誇耀地看著這孩子的尖起嘴唇慢慢的小心地喝茶的快樂樣子。但是凡尼亞找不出話來回答，他正忙於喝茶，而這茶是熱的燙口的。他的心快樂得要爆炸了，因為他竟能和這些偵察兵，這些奇妙的人兒，住下來而且過活，他們允許他要為他剪髮，要給他一套軍人的行頭，而且要教他使用那自動步槍。

一切的字眼好像都在他腦子裏絞成一團。他祇能感激地連連點頭，而且把他的眉毛搔到不能再高，眼睛睜得不能再大，骨碌碌溜動著，表示了最高限度的感謝和歡喜。

「他還是個小娃娃呢，」畢登科憐愛地說，輕輕嘆了口氣，用他那好像烟燻過的粗大手指開

槍捲一支煙捲兒。

這時候，交戰的聲音已經幾次變了性質。最初是近在跟前，而且有規律，像波浪一般。後來漸漸遠了，也漸漸低下去了。可是現在又以三倍於前的力量吼起來了。可以辨認出有新的聲音，密密集轟炸同一地點的炸彈發出來的急促而顯然雜亂的一片爆炸聲，好像是什麼巨大無比的衝車（古時攻城用的）猛烈地向地面拋打。

「我們的俯衝轟炸機，」畢登科注意到飛過的聲音，屏息片刻，側身靜聽。

「幹得好。」高爾布諾夫讚許地說。

這一陣猛烈的轟炸也繼續了好久。

然後來了個短促的間歇。一切是那樣的寂靜，以至森林裏一頭啄木鳥丁丁啄木之聲一下下都能聽得很清楚，就同有人在你跟前拍電報。每個人都不作聲，都在靜聽，而這短暫的沈寂也就告終。

於是遠遠地來了步槍聲。槍聲漸密漸盛。個別的響聲混為一片了。而從前綫的十多個地方，機關槍聲也同時卜卜地叫起來了。於是這駭人的戰爭機噐突然像一部開足了速率的迴轉機，胡胡的低鳴，嘶嘶的尖嘯，轟隆隆的猛吼，一齊來了。

祇有那經驗豐富的身軀能够從一切這些酷烈的機械的混成一片的巨聲中辨別出人類的吶喊來，像是什麼地方來的尾音拉得很長的「呀呀呀——呀」的合唱。

「野戰的皇后先進攻，」高爾布諾夫說，「現在是戰神也就要加入了。」彷彿是要證實他這話，幾百尊大砲又從各方面用各種的調子同時開口了。

畢登科老在那裏靜心地聽著，全神貫注地聽著，他的耳朵專向著那砲火，全不理會別的東

四。

「我聽不到咱們那德隊的聲音，」終於他說了。

「對，咱們的不作聲呀，」高爾布諾夫說。

「我猜想來這是我們的上尉在等待最適當的時機。」

「他就是這樣打算的，不過，那麼，多早晚他纔動手呢……」

凡尼亞的閃閃放光的藍眼睛老是匆匆忙忙地輪流瞧著說話的兩位，想要從他們的表情上看出事情的吉凶。可是他看來看去，一無所得，他再也耐不住，祇好開口了。

「叔叔，」他終於發問了，「無所不得，他再也耐不住，祇好開口了。」

「打勝了！德隊呢還是我們？」

「說，——你真是個孩子！」高爾布諾夫笑著，而且拍著那孩子的後腦。

「可不是，卻爾東，」畢登科腰肅地說，「你不妨跑到那邊的無線電朋友那裏看看他們的消息。」

然而，這當兒，聽得了在那陳爛的木樁上絆了一下之急促的腳步聲，接著便是中士葉古洛夫探頭進帳棚來了。

「高爾布諾夫！」

「有。」

「出發。庫茲明斯基剛纔在步兵線上打死了。你去代替他。」

「我們的庫茲明斯基麼？」

「是呀，中了一排自動步槍子彈，十一顆。馬上出發。」

「得啦。」

當高爾布諾夫彎著腰急急忙穿上大衣並且踢動他的裝備從頭頂套下的時候，中士葉古洛夫和上等兵畢登科正在默默地看着那屬於庫茲明斯基的空鋪位。這和別的鋪位並無不同之處，氈子是一樣的整潔，一點綴紋也沒有，雜物袋擺在頭的一端，蓋著一塊粗毛巾，而在毛巾之上有兩封信和一捲報紙，那是庫茲明斯基出去以後由戰地郵局送來的。

凡尼亞祇見過庫茲明斯基一面，在黎明時分，庫茲明斯基趕緊要出去執行職務的時候，正像高爾布諾夫現在一樣，庫茲明斯基也是彎著腰把他的裝備甩上肩，而且將他的大衣的褶邊部分束在那帶著一個大銅圈的手槍皮袋的下邊。庫茲明斯基的大衣有一股強烈的引起食欲的軍用肉湯的氣味。但是對於庫茲明斯基本人，凡尼亞卻來不及看清楚，因為他立即出去了。他不和任何人告別就出去了，就同一個自以為馬上就要回來的人一樣。而現在，他卻永遠不回来了，而葉古洛夫他們則默然看著他那空的鋪位。

帳棚裏顯得空虛，陰溼，淒涼而且悶人。

凡尼亞偷偷地伸手摸摸那潮溼而軟綿綿的報紙，中士葉古洛夫這纔看見了這孩子。凡尼亞盼望葉古洛夫會對他微微一笑，並且一個回笑的微笑也準備好了。可是中士葉古洛夫臉板板地看著他，凡尼亞也就感覺得有什麼大不妙的事情要來了。

「你還在這裏麼？」葉古洛夫說。

「是，」凡尼亞負罪似的低聲說，雖然良心上他自覺是無罪的。

「不得不把他送走。」葉古洛夫說，擡了眉頭，跟土尉葉拉吉耶夫擡眉頭的神氣是相同的。

「畢登科！」

「有，中士同志。」

「準備出差。」

「什麼地方？」

「砲隊司令官的命令，把這孩子送到後方去。帶他到第一梯隊，有到那邊去的運輸車不拘那一輛搭上就走，將他交給第二梯隊的指揮官，要一個收據。要他把這孩子送到一個「兒輩之家」去。我們不能讓他呆在這裏，這是不容許的。」

「原來如此呵，」畢登科說，毫不隱藏他的忿忿不平。

「這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命令。」

「不管怎麼說，這總是可憐的。他確是一個靈活的孩子。」

「可憐也罷，不可憐也罷，總之是不容許的。」

中士葉古洛夫的眉頭繃的更緊了。他自己也是捨不得這孩子的。昨天晚上他還打算把凡尼亞留

下來，作爲自己的勤務員，然後逐漸訓練他成爲好的偵察兵。可是司令官的命令是不許討論的。上尉葉拉吉耶夫的見解自然不會錯的，命令得遵守。

「不容許的，」葉古洛夫又重複一句，語氣之尖銳和權威的味兒，加重表示了這件事已告結束。「準備，畢登科。」

「對，中士同志。」

「哎，看來也祇好這樣了，」高爾布諾夫說，正把他那大衣的褶疊部分束在他那摺得很亮的手槍皮袋下邊。「不要太焦急呀，牧章。既然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命令，祇得執行。這是軍隊的紀律。無論如何，你有汽車坐了。對不對？喂，再會，孩子。」

這樣說著，高爾布諾夫就迅速地但是不慌不忙地離開了帳棚，剩下了凡尼亞站在那裏，渺小，憂愁，惘然不知所措。

有三年之久，凡尼亞像一條喪家之狗，既沒有家也沒有親人。那時候：每個人都使他害怕。三年之久他受盡了飢餓與恐怖。現在，他終於遇到了好心的和善的人了：他們救了他，給他溫暖，給他吃，而且對待他很親熱，可就在這同一瞬間！——當一切都是這樣的美妙神奇，當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家的當兒，忽然一閃又都沒有了。一切都消失了，像一團煙似的消得無影無蹤了。

「叔叔，」他說，吞著眼淚而且怯生生地碰一下畢登科的大衣。「叔叔！不要帶起我走，求求你！不要！」

「這是命令。」

「葉古洛夫叔叔……中士同志，不要叫他帶起我走，讓我跟著你，」這孩子拚命地繼續懇求。「我一定時常把你的飯盒擦得乾乾淨淨，替你打水……」

「不容許的，不容許的。」葉古洛夫忽然運聲說：「喂，你還等待什麼呢，暴登科！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了。」

「那麼帶起這孩子走呀。有一架五噸卡車裝著子彈空箱停在兩部的交換站，正待開回頭。你還趕得上搭這一輛車。因為我們的已經前進了四公里。正在掘壕據守。後備部隊正在往上開呢。那麼我們留這孩子又怎麼辦？帶他走！」

「叔叔！」凡尼亞哭喊著。

「不容許的，」葉古洛夫斬釘截鐵地說，背過身子避開了那孩子的哀求的面孔。

凡尼亞知道無可挽回了。他明白了他和這些人之間已經隔著一堵牆了，而這些人在片刻之前還是那麼歡喜他，就同他們親生的兒子似的，而且親切地給他取個綽號叫做「牧童」呢。從他們的眼睛，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手勢，凡尼亞確定地感覺到，他們仍舊是喜歡他的，但是他同樣確定地感覺到，隔在他和他們之間那堵牆是牢不可破的，即使他用頭去撞也是徒然的。

反抗的精神突然在凡尼亞心裏升起來了，忿怒的表情現於他的臉上。他好像變得瘦一點了，他那小小的腮巴鼓得高高地，他的眼睛頑強的閃著光，他咬緊了牙關。

「我不去。」

「可是不由你不去呀，」暴登科很關心而慈愛地說。「好暴躁的性子呀！不去！我祇要把你放進運輸車，這就帶你走了。你就是這樣去的。」

「可是都不相干，我還是要逃走。」

「喂，孩子，那你就聽著辨罷。從沒一個人從我手上逃走得了呢。還是趕快動身罷，不然，

「門敲不上那車子。」

畢登科溫和地抓住了那孩子的袖子，可是那孩子怒氣沖沖地揮了說：

「不要碰我，我自家會走的。」

於是攙起赤腳擇路而行，他走出那帳棚，進了樹林。

五

畢登科直到第二天晚上方纔歸隊，很餓，而且生氣。

這時候，前綫已有了很大的變化。攻勢發展的很快。緊追著德寇，蘇維埃軍隊向西進展了很遠。

這一天，偵察兵們的大本營不復是一座帳棚而是從德寇手裏拿過來的官長用的一間小小地下室——精緻，構造結實，粗木蓋成屋頂四尺厚，草皮蓋在上面。

地下室內擠滿了人。很難得的，所有的偵察兵們都在家。另外，畢登科還看見有些外邊人！各排來的朋友和相識，都是來到這些富足的偵察兵這兒抽點好煙，喝點那有名的大銅壺裏斟出來的好茶。

從這一切，畢登科得出了正確的結論，當他不在的時候，師的地位業已大大改善，而他們的砲隊也改爲後備，此時正在休息。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抽煙，而這地下室內又熱的使人窒息，充滿了強烈的軍營所有的氣味，正如他們常說的可以用小刀來割的。高爾布諾夫正在隨忙其得意的職務——滿屋子張羅。

「呵，你來了，伐西亞」，他說，當他看見他的老搭擋走了進來。他手拿著很大一條麵包，抵在手上，正切下了很厚的幾片來。「嗯，那孩子是交代過去了罷？上來呀。你來的剛巧是喝茶的時候。」

他早已脫掉了制服，而襯衫的上邊的扣子也解開著（爲了熱，）露出了他那既寬又厚，紅潤

噴的胸脯。

「我們現在是後備了」，他接著說。「在休息。脫掉你身上的東西，伐斯亞，來暖和我一下。這是你的牀，我給你帶來的。喂，你覺得咱們這新的公寓怎樣？整個師部你找不出和這同樣的第三間。算得是特等呢，真是！」

畢登科默然無言脫下了外藍的衣服，走到自己牀前，生氣地把他的大衣和裝備都扔在牀上，然後蹲在火爐面前，烘他那大而黝黑的手。

「喂，戰綫總司令部有什麼新消息，伐斯亞？德寇請求投降了沒有？」

畢登科不說話，也不朝任何人看，祇是悶悶地醒鼻子。

「抽支煙罷？」高爾布諾夫又說，看出了他的老搭檔心境很壞。

「他媽的全給我滾到地獄裏！」畢登科突然咆哮起來，奔回到他的鋪位前，就臉朝下的撲了下去。

這可明白了，已經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但在偵察兵們中間向來以為最壞的方式莫過於對任何人的私事表示了不合分寸的好奇心。如果他本人不說，那就是他不願說。既然他不願說，那就隨他的便。到了他準備說的時候，他自然會一五一十告訴大家的。現在就隨他去罷，用不到想法去抽它出來。

所以，高爾布諾夫毫不介意，而且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似的，自管自張羅他的家務。並且繼續講他昨夜代替了庫茲明斯基以後在步兵綫上幾乎丟了性命的事。

「你們瞧，事情是這樣的。我剛剛拿起了一支火箭。我本來要放一支綠色的，告訴他們把火力移上前去。可是突然響的一下，剛剛落在我旁邊。正在我腳下炸了開來。一個筋斗我跌得上下

不辨，甚至昏迷了片刻。等到我睜開眼來，看見了土地，就在身邊。那麼，好像我是躺在那裏罷。」

高爾布諾夫愉快的笑了。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碎成小塊了。我想道，「哦，這回是完了蛋了。這回我是完蛋了。」我把我自己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哎，找不出有什麼是不對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血。一定祇是那三股氣壓把我刷到半空又重重地扔下來，我猜想。可是我的大衣上有六個洞。鋼盔上還有手指大那麼三道凹槽呢……你們再想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右腳靴子的後跟去得乾乾淨淨了。就好像本來是沒有的。總得用刀來削，纔會這樣平整。你們說這是怎的？可是我本人呢——說來像是開玩笑——」一道破痕都沒有。這兒你們可以看看那靴子後跟是怎樣弄掉的，夥計們，看罷。」

得意洋洋地笑著，高爾布諾夫把他那受損的靴子給大家看。他們仔細地察看了，有幾位甚至伸出手指輕輕地摸了幾下。

「喂，你運氣好，」有人總結地說。

「是有這一類的巧事的，」另一人說，斜眼看著高爾布諾夫放在桌上的一大堆糖。「還有點像我們那邊一位的故事。當我們在鮑里梭夫附近強渡培雷西那河的時候，我們排內的列兵德克金給彈片把皮帶割斷了，可是他沒有傷。你永遠說不上……」

「高茲瑪，」忽然畢登科從牀上喚著，聲音也異樣了，像一個重病的人。「聽著，高茲瑪，中士葉古洛夫到那裏去了？」

「中士葉古洛夫該今天值班，」高爾布諾夫回答，「他去巡視步哨去了。」

「馬上能回來麼？」

「說是要回來喝茶的。」

「哦，」畢登科說，而且像在頭痛似的呻吟著，很響，「——可以解釋是懇求同情的一種呼聲。」

「你怎麼著了？」高爾布諾夫隨便問了一句，他的全身的姿态都在說明他這「問是出於禮貌而非爲了好奇。」

「哎，他媽的全給我滾到地獄去！」畢登科忽然又悲慘地喊這一句。

「喝點茶罷，」高爾布諾夫說，「也許會舒服些。」

畢登科坐在桌子旁邊的小凳上了，但是他並不碰一碰放在他面前的茶杯。他默然坐在那裏許多時候，他的眼睛定定地看住那火爐。

「你瞧，這真是一件開玩笑之類的事情，」他終於開口了，不大自然的提高了嗓子，打發托語氣弄得幽默些，「我還不知道怎樣向中士葉古洛夫報告呢。」

「怎的，什麼事？」

「我沒有完成了任務。」

「怎麼沒有完成呢？」

「沒有把那個孩子帶到戰綫司令部去。」

「胡說八道！」

「這是事實。溜走了。逃跑了。」

「誰呀？」

「還有誰，那孩子呀。我們的凡尼亞呀。敬啟呀。」

「你是說，他在半路上逃走了？」

「正是。」

「從你手上逃走了？」

「哎，哎！」

高爾布諾夫不作聲了，一會兒以後，他突然大笑起來，他那巨大結實的身體全部都震動。

「你瞧你這盆兒可怎麼圓場呢，伐斯亞？哎，你等著罷。回頭葉古洛夫來了，他會給你一下耳光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要發生就發生了。他逃走了。就是這樣。」

「好一位大名鼎鼎的偵察兵呀！「從沒一個人從我手上逃走了呢，」他說，「得啦，從沒一個人逃走，沒有一個孩子卻逃走了！哎，凡尼亞！哎，牧童！」

「一個有出息的娃兒，」畢登科說，苦笑著。

「像你這樣的老師都給他佔了上風去，那他的有出息是容易看出來的。告訴我們罷，伐斯亞，從頭到底，這回事是怎樣發生的？」

「逃走總是逃走。還有什麼可說？」

「不說也就罷了。反正是會水落石出。我們總有法子曉得的。」

「哎，他媽的全給我滾到地獄裏去！」登畢科說，做一個絕望的手勢，走到他的牀前，臉朝著牆，撲了下去，於是再也不能從他口裏得到一句話了。

直到後來，這一樁沒有前例的意外事件的詳細情形這纔被知道了。

六

載著子彈空箱的運輸車，一路上跳過樹根，顛簸得那些子彈空箱不住的碎碎蓬蓬，在森林中走不到三英里，忽然凡尼亞雙手抓住車沿的鐵板，滿臉緊張中透出不顧死活的決心，翻身一滾，倒栽筋斗飛到那多苔的地上了。這一切發生的這樣突然這樣神速，竟把畢登科也呆了。待到神智靜定，最初的剎那間他還祇想到這是車子轉灣時的震盪把這孩子頭下去了。

「喂，停一下！」他高聲喊著，砰砰地捶著駕駛室的後壁。「停車呀，活見鬼哪！停下！我們把孩子丟了！」

當司機煞住了車子的當兒，畢登科眼見孩子一躍而起，抓起他那布袋飛也似的拚命跑進樹林去了。

「嘿！嘿！」上等兵拚命狂叫。可是凡尼亞頭也不回一下。兩臂兩腿就同風扇的翼子似的，他一直向前奔跑，穿過草莽，跳過土堆，剎那間就完全消失在色彩斑駁的長林茂草之中了。

「凡尼亞——亞！」大手掌圍在嘴上，畢登科叫喊著，「牧——牧童！站——住呀！」

但是凡尼亞不回答，祇有森林起了回音：「住呀——呀！」

「看我來收拾你罷。你這小鬼！」畢登科恨恨地說，讓那司機稍稍等候一會兒，他就踏著落葉和枯枝，跑進了樹林深處。他不懷疑他可以馬上找到那孩子。葉拉吉耶夫上尉處下的老資格的經驗豐富的偵察兵，一位鼎鼎大名的「老師」，在森林中捉拿一個逃跑的小孩子，這到底也還算得什麼一回事麼？想起來也就滑稽的很哪！

向四面八方大聲叫喚凡尼亞回來，別再裝傻，而後，畢登科就按照軍事技術的一切規條開始搜尋。首先，他用羅盤確定了方位，以便隨時可以找到他離開那卡車的地點。然後又把羅盤的針對準了那孩子逃走的方向。可是，他並不照這方向走，因為憑經驗他知道得太清楚，不帶著羅盤而在森林中穿行，那孩子一定會偏向右首而不是一直朝前走。黑夜走路如果沒有羅盤或者能以作為辨認方位的任何目標，每個人都要向右兜個大圈子。既然如此，畢登科想了一會兒，估量著時間，然後取了稍稍偏右的方向，悄悄地移步前進，以便截獲凡尼亞。

「就在那邊，我手到擒拿，我的小雄鷄。」畢登科想著，不無洋洋自得之感。他想的活靈活現，如何他在一叢灌木後面，簡直就在那孩子的鼻子下邊，悄悄地爬起來，一把抓住他的臂膀，說道：「喂，朋友，你該玩够了罷。現在應該回去了。跟我一塊兒上車，記住，不要再調皮了！調皮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從上等兵畢登科手裏逃走得了的人還沒出世呢，那樣的孩子也沒出世呢。這個，你得明白，你得記住。」

畢登科想得高興，不禁笑了笑。然而，不說假話，畢登科並不是願意把這孩子送到後方。他非常中意（有點著迷）這孩子，——這藍眼睛的，餓得精瘦可是自尊心極強，有時甚至暴烈的，二頭亂蓬蓬的長髮老蓋在眼上，十足的一個牧童。凡尼亞已經使得畢登科心裏覺醒了一種柔情，這是近於父母之愛的情緒，這是混合著憐愛，誇耀，以及對這孩子的前程頗為關切的一種柔情。可是在這以外，也還有「一點什麼，那可連畢登科自己也不大明白。」

真有些奇怪，凡尼亞使得畢登科回想到自己，回想到他還很幼小而被遣差著去看守牛的時候。他模糊糊糊還記得，清晨的霧像牛奶似的倒出來，布滿了翠綠色的草地。他還記得那些寶光四射的露珠，五色斑斕——翠綠，紅，紫，而他的手裏好像又依舊拿著那支硬篋做成的笛子，他會

用這笛子吹出了這樣的清脆，柔和，快樂，然而缺少變化的調子。

他甚至更喜歡凡尼亞了，當他從這疾馳的卡車上逃走以後。

「一個敢作敢為的小魔鬼，天不怕，地不怕，十足的一個軍人氣魄，」畢登科想。「不應該呀，當真不應該把他送到後方。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命令呀！」

那孩子竟然毫無影蹤。

任何地方都沒有他的蹤跡。畢登科把每一灌木叢，每一樹蔭，都察看過了，然而都沒有結果。他爬在地上，細細察看了落葉，枯草和青苔，也是一無所得。任何地方都毫無痕跡。凡尼亞好像是在空氣中消散了。畢登科敢於起誓，即使是最有經驗的偵察兵也不能像這樣似的經過一個地方而連最輕微的痕跡都沒有。

愕然半晌以後，畢登科開始在森林中無目的地走著，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走到了。他絞盡腦汁推究那孩子之所以毫無影蹤的原因。有一次他竟然自甘下流至於假裝女人的聲音叫著：

「凡育西卡！(這是凡尼亞的親熱的稱呼，譯者註)呵！不要裝傻！還了！該！回來了！」剛這樣叫過他自己也覺得太丟臉了。

他看錶，這才知道他已經找尋了兩個小時。他這才明白承認那孩子是去了，找不回來。

有生以來，這一位有經驗的偵察兵從沒這樣倒霉過。他用什麼話去對中士葉古洛夫銅差？有什麼臉去見他？更不用說去見夥伴們了。他們將如何的嘲笑他呵！他巴不得鑽進地洞去。然而事情已經無可爲了。他總不能在這裏彷徨到天黑，像一個木頭。

畢登科取出羅盤，找得了方向，歎著氣，走回他離開那卡車的地點。卡車是不見了，當然，他本來也不作萬一之想。卡車的司機負有緊急的軍務，無權等候得那麼久。而且既然出了這

「件事，畢登科也不需要那卡車了。現在他惟有回去之一法。

在動身回去以前，畢登科決定抽一支煙，而且把他的褲腿重新打一下。他挑選了一個合式的樹樑子坐下。正當他準備捲一支煙的時候，頭上的枝葉間有些什麼東西窸窣地響著，而且撲索索地掉下來了。他先以為是什麼小鳥，但再一細看時，他的呼吸就喘急起來了。原來這就是那本沒有書面的破舊的初級讀本，凡尼亞帶在他那布袋裏的東西。

畢登科朝上一看。呀，在一棵樹的最高處，正當碧綠的松枝中間，有那眼熱的棕色土布的褲管，露出一隻赤腳，斷而黑，像番薯。畢登科像被螫了一下似的跳將起來，煙絲，紙，乃至打火機，全都掉在地下，轉瞬間他已在樹上。

凡尼亞簡直一動也不動。畢登科伸手摸他時，才知道這孩子是睡著了。騎坐在赭色的多脂的樹枝上，抱著毛茸茸的樹幹，而頭也靠在這上面，這孩子睡的很熟，——正是童年時代那種甜蜜的酣睡。他那睫毛的影子落在他的青灰的頰上，而他那乾拆的嘴唇上隱隱浮著天真的微笑。他甚至輕輕打著呼魯。

畢登科一切都明白了。這做童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報弄了他。並沒在林子裏跑來跑去躲避那偵察兵的搜尋，凡尼亞卻在人家看不見他的時候立即很乾脆地爬上了這棵高樹，等候事體的平靜。而在事態平靜以後，他就可以下來，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要不是那一冊初級讀本從那沒有收口的布袋裏滑了下來，那不用說，他的逍遙自在的目的——定可以達到。

「哎，調皮的小流氓！狐狸一樣的狡猾！多聰明呀，行！」畢登科這樣愉快地想著，讚美著凡尼亞，然後，他小心地伸臂牢牢地挽住了那孩子的肩膀，把那睡著的頭移近身邊，柔聲說道：

「來罷，做童，一塊兒下去罷。」

凡尼亞立即睜開眼睛，他看見了這位偵察員了，他打算掙脫身。但是畢竟料抓得很緊。他馬上明白，不能再待。

「得啦，」他陰惻地說，他的聲音發毛，陰意尚未全消。

五分鐘以後，收拾了初級讀本，煙草和打火機，他們穿過樹林，朝一條公路走去，在這路上他們可以找到便車把他們帶往前綫司令部。凡尼亞走在前頭，畢登科在後，相距一步，兩眼勾住了凡尼亞，一秒鐘也不敢放鬆。

「够了，我的朋友，」畢登科用教訓的口吻說。「你在林子裏散過步了，現在該是不再裝傻的時候了。爲的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從我手上逃走得了的人還沒出世呢，那樣的孩子也沒出世。這個，你得明白，你得記住。」

「這是不確實的，」凡尼亞忿忿地回答，頭也不同。「要不是我那冊初級讀本，你永遠不會找到我的。」

「哦，永遠不會麼，常真！我總會找到你，一定的！」

「不，你還是找不到的。」

「呵，我得到。從來沒有人逃出我的手。」

「可是我就逃出了。」

「你沒有逃成功。」

「要不是那冊……」

「哦，又攔出你那『要不是』來了。」

「這是不確實的。」

「找到了你。」

「這是不確實的，這是不確實的，」凡尼亞頭強地運聲說。

「我會把整個林子都搜索一遍，非找到你不罷休。」

「那麼你幹麼不搜索呢？」

「因爲不必。你不用多問，也沒有人來騙你。我從你的蹤跡就會找到了你。」

「那麼，幹麼你找不到我呢？」

「我找到了。」

「那是不確實的。我比你聰明些。你用羅盤找我，可是沒有錢到。」

「你胡說八道些什麼？誰會用羅盤來找你？」

「嘿，你用了的。你看不見我，可是我在樹上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看見了的。」

「你看見了些什麼呢？」

「我看見你把羅盤對著我會要走去的路。」

「小鬼，他什麼都看見了，」畢登科幾乎是覆羞地想替，可是嘴巴上依然嚴厲地答道：「這不關你的事，我的孩子。我是用羅盤來記下那卡車的地位，回頭好找它。無論如何，這都和你不相干。」

畢登科在這真是把真實弄得頗爲自由了，但亦無濟於事。

「那是不確實的，」凡尼亞說，毫不讓步。「你是打算用羅盤來捉弄我，我知道的。不過你沒有辦到，因爲我比你聰明得多。可是我用不到什麼羅盤，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隨便你在哪一個林子裏，半小時內，我可以把你找到。」

「哦，哦，恐怕你這話過分一點了罷。」

「你願意跟我打賭麼？」

「嘿，我就和你打起賭來，是不是？你要和我打賭，還小得一歲兒。」

「哦，那麼，不打賭也成，咱們先來試一試。你用什麼東西把我的眼睛蒙住了你就走進樹林子裏去，五分鐘以後我再動手找你。」

「我看得見你在找我呢？」

「我還是可以找到你。」

「萬萬不能！」

「試一試你膽罷！」

「很好，試一試，」畢登科喊着，偵察忽然使得他忘其所為了。「無論你怎樣，萬萬找我不到。可是，慢著，」突然他起了疑心。「你這是什麼把戲！我離開你，走到林子裏去，你就趁機會再逃走罷。哎，不行，孩子，這是不成的。你像滿清一袋的鬼子似的鬼計多端，我明白了。」

凡尼亞笑了，

「你怕我逃走麼？」

「我什麼都不怕，」畢登科粗魯地說。「你就是太多嘴多舌了。你的嘴巴噤噤刮刮地我頭都給你吵痛了。」

「你不怕，」那孩子得意洋洋地說，「可照樣我會找開你。」

從這兩句話中，畢登科感覺到這樁絕對的自信和這樣不可動搖的決心，因而他雖然口裏不覺

可否，心裏卻打定主意要時時刻刻提防著。

至於那孩子呢，好像是惡煞付上了一身。他的一雙赤腳跳跳蹦蹦，在畢登科前面走著，興高采烈地；而且好像是報復那偵察兵給他的侮辱，反覆不斷地挑釁道：

「可是我會溜走的！那怕你把我和你網在一起，我還是會溜走的！」

「哦，那麼你以為我不能用根繩子帶住你麼？這化不了我多少工夫。那時看你怎樣逃走。」畢登科笑了。

「上帝在高頭，」他突然下了決心，叫道，「我正要這樣做呢——用一根繩子帶住你。」

和每一個偵察兵一樣，畢登科隨身帶著一條五碼長的細而堅韌的繩子。現在他開始嚴肅地考慮著要不要把凡尼亞和自己繫在一處，當他們上了車子以後。他們的路程相當長。在路上小曠片刻是適意的。然而他又怎麼可以打瞌睡呢，如果那孩子隨時能夠跳車逃跑的話？

「我就那樣笨罷，這件事就這樣決定，」畢登科想著。「到了以後，我再把他解開。對付他，祇有用這法子。」

他說到就做到。當他們從林子裏出來到了公路而且搭上了一架便車，畢登科就從他的衣袋裏取出捲得很緊的一圈繩子。

「現在你得當心了呵，牧童，我要把你帶起來呢，」他半真半假地說，故意裝成開玩笑的樣子免得那孩子難堪。可是凡尼亞一點也不覺得難堪。他順著那開玩笑的語氣也報之以同樣的口吻：

「縛住我罷，叔叔，你喜歡怎樣就怎樣罷。可是要注意那繩結是不是堅牢的，別讓我回頭一下就解開了呵。」

「包管你一下裏解不開，我的孩子，那是雙重的水手結。」

「邊在說，畢登科就將那繩子縛住了凡尼亞的臂膀，剛好在肘彎之上，縛得很牢固，但又留

心不使有傷害；繩子的另一端則繞在他自己的手掌上。

「現在可把你收拾好了，牧童。你要一下裏走掉可不成了。」

那孩子不說話了。他垂下睫毛，掩藏他那藍眼睛的閃光。

他們找得的這輛便車是六而裕良的運輸車，有帆布篷，——一輛新的美國的司多特巴克，放空直到他們的目的地。最初，乘客祇有畢登科和凡尼亞，因此他們可以舒舒服服坐在駕駛室裏，一點也不覺得顛簸。畢登科幾次三番想和凡尼亞談話，可是這孩子頑強地絕不開口。

「瞧這驕傲的小東西呵，」畢登科柔和地想。「小雖小，可照樣有他的脾氣呢。有獨立的體力。很有些經驗呢，你看得出來。」

於是他的遙遠的童年時代的圖畫又一次在他心頭閃過。

這時候，一次一次從每一管理站上來了更多的搭客。車中立即擁擠起來。有在前綫剛打過仗的士兵，——看他們的鋼盔，和那套在頸間打成一個結掛到背後的骷髏的防水大氈，就容易認出他們是剛從火綫下來的。有兩位中尉，都穿著很稱身的大衣，狹長的銀色肩章和新的硬胎軍帽。有一個從軍用商店來的女孩子，穿一雙橡膠的短統而笨重的靴子，大圍巾內露出一張玫瑰色的圓臉，那圍巾是照鄉間的式樣包在頭上，像一棵捲心菜。有幾位快樂的戰國機駕駛員，一路上老在抽煙，從透明的煙盒裏一支一支往外掏，這種的煙盒是一家飛機製造廠利用防彈玻璃的碎片造成的。還有一位軍醫，是女的，年齡相當大了，戴一副圓眼鏡，藍帽子緊緊地扣在頭上，灰白的頭髮，剪的很短。

天色黑下來了。雨點打在帆布篷上。路程還有相當遠的一段，人們開始打瞌睡了，都在儘量設法把自己弄得舒服些。

上等兵畢登科也在開始打瞌睡了，他的腦袋靠在那繞著繩子的手上。但是他像貓睡覺「模稜」地覺，他時時醒來，一醒來他就拉拉那根繩子。

「哦，怎麼著了？」凡尼亞就回答。「我仍舊在這裏呀。」

「睡著了麼，牧童？」

「睡著了。」

「很好。睡罷。沒事沒事，不過試一試繩子。」於是畢登科再打他的瞌睡。

有一回，他忽然想到凡尼亞已經不在他身邊了。他急忙坐起來，拉著那繩子，沒有反應。

這位上等兵急出了一身冷汗。他一躍而起，按亮了時時刻刻準備著的電筒。

沒有事，一切都很好。凡尼亞仍在他旁邊，睡著了，雙膝拱起，抵住了腹部。畢登科把電筒

照著他的面孔；面孔是安靜的。他睡的這樣熟，甚至那電光直射在他臉上他也不曾驚醒。

畢登科關上了電筒，想起了那天夜裏他們找見了凡尼亞那時的情形。那時候，他們也是把電筒照著他的面孔，但那時這面孔和現在的多麼不同，——那是苦惱的，病容的，野性而可怕。那時他怎樣地喫驚一跳，而且惡狠狠地瞪著眼呵！而這不過是幾天以前呵！但現在，這孩子是安靜

地睡著，做夢也是些快樂的夢了。這意義就是他終於回到自己人中開來了。「在你自己家裏，甚

至牆壁也能醫病，——這是一句古老話確實大有道理。

畢登科真復躺下，而被卡車的勻稱搖擺所催眠，他又朦朧入睡了。

這一次，他睡的長久而且安靜，但醒來時並沒忘記拉拉那繩子。凡尼亞不作聲。

「睡著了，我猜是，」畢登科這樣想。「謝謝上帝，他是倦極了。」

畢登科翻個身，又睡了短短的一會兒，然後再拉一下繩子。

「聽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黑暗中來了怒氣沖沖的女低音，「我幾時纔能够得個安寧呢？爲什麼把一根繩子什麼的牽在我身上？爲什麼你老在那裏拉我？爲什麼你不讓我睡覺？」

畢登科打了個寒慄。

他扭開了他的電筒，眼前一切都好像漂浮不定。那孩子沒有了。可是那繩子卻繫在那位女警的靴子上，她是坐在地下的，她那眼鏡在電筒的光柱中發怒似的閃耀著。

「嘿！司機，停下！」畢登科用了可怕的聲音咆哮著，用盡力氣把駕駛室打的蓬蓬地響。

等不及車子煞住，他跳過了許多手臂，大腿，人頭，布袋和手提箱，板住車沿，「翻身就跳下去了。」

夜黑如漆，冷雨又鞭打他。西方地平綫上，閃著熾火的紅光。幾十，幾百的載重車、輕車、兵車、拖車、礮車、油車，來來往往，它們那些車頭燈的強光照射著狂雨之下的水潭，這些水潭裏的波紋和水泡都發著閃光，

畢登科站在那裏好半晌，兩手下垂，兩腿攤開。然後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說道：「嘿，他媽的都給我滾到地獄去罷！」

他慢吞吞地轉身朝最近的車欄管側站走去，打算在開回前錢去的卡車裏找個位子。

八

「喂，小夥子，不要靠近那門前。不許外人站在那兒。」

「我不是外人。」

「那麼，你是誰呢？」

「我是你們的自己人。」

「你這話，「我們自己人，」是什麼意思？」

「蘇維埃。」

「蘇維埃不蘇維埃，隨你的便，這都沒有關係。我可是告訴你——不許站在這兒。就是這麼

一回事。你走你的罷！」

「這兒是司令部麼，叔叔？」

「你不必多問這裏是什麼。」

「可是我要見見這裏的長官。」

「你要見那一位長官？」

「頂頂大的那一位。」

「那我可知道了。你走開。」

「讓我進去罷，叔叔。這對於你沒有什麼不好罷？」

「走開。我不能跟你聊天。你不看見我是在值班放哨麼？」

你用不到和我談天，叔叔。祇要讓我進去見見長官，這就完了。」

「你真是一個尖嘴快舌的小鬼！」那哨兵說，笑了，然後他的笑容突然變為皺眉頭，並且大聲說道：「這兒沒有長官！」

這是不確實的，有一個。」

「你怎麼知道有一個？」

「我一眼就看了出來。這是一所好房子。院子裏有裝好了鞍轡的馬匹。一個女人剛剛端了茶飲進去。而且門口有放哨的。」

「你漏掉的不多。你的眼睛倒很尖呢，我看得出來。」

「讓我進去，叔叔。」

「較為辦得到的倒是我馬上吹一聲哨子，請衛士長來。他會乾乾淨淨帶你離開這兒。」

「他帶我到那裏去呢？」

「帶你到該你去的地方。哦？你不聽我說過麼？離開這門口，不許站在這兒。就是這麼一回事。」

凡尼亞走到旁邊，坐在一塊舊的磨石上，手托著下巴，耐心地安頓下來等待，兩眼望住了那個不肯通融的門。

哨兵把縮在頸間的自動步槍的皮帶整理一下，然後又沿著籬笆走來走去，悄悄地踏著他那極色鞞皮鑲邊的白鞋長靴。

自從第二次逃離畢登科以後，凡尼亞就在搜尋那偵察兵帳棚所在的樹林。他並無一定的計劃，他祇覺得很想念那些偵察兵，——最初對他那麼好那麼和善的人們。他們要送他到後方這一事

實，在這孩子看來不過是一個大大的誤會，那是很容易解決的。祇要他加以充分的解釋就好了。但儘管他有辨別地形和認路的本領，他竟不能找到這一樹林和這一帳棚。一切都遠遠地移向西方去了。一切都變樣了，認不得了。凡尼亞知道他離這地方不遠，或許竟是很近。可是，有那麼模糊的樹林竟毫無影蹤。他徘徊著的那地方確乎很相像，然而相當空空蕩蕩，不見有帳棚的痕跡。

他沿著一條新的軍用路流浪了兩天，這路從那裏來，到那裏去，他也不知道；他走過一些燒光的村莊，碰到兵們就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偵察兵的帳棚。可是他既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偵察兵，又不知道他們屬於那一個部隊，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他任何消息。不但如此，所有的兵們好像全是多疑的人，愛理不理的，不肯多說半句話。凡尼亞得到的回答總不外是：

「我不曉得。」

「你打聽它幹麼？」

「到司令部去問去。」

「不便對你說，」——諸如此類。

凡尼亞弄得絕望了；他甚至認真地想要改路投奔後方的什麼市鎮，請求進「兒童之家」了。儘管他多麼固執，到頭來恐怕非走這一著不可，要不是有一天他遇到了某一孩子。

這一個孩子並不比凡尼亞大了多少，——看樣子有十四歲，或者還不到。可是他多麼神氣！凡尼亞從沒見過這樣輝煌耀眼的。他穿著警衛軍騎兵的全副戎裝，——像女人的裙子一般拖到足後跟的大衣，圓形的庫班帽，有著紅頂和黑羊皮的帽簷，兩劍交叉形的肩章，馬刺，而錦上添花地又增加了他的威嚴的，是一條猩紅色的巴息列克（匪發於帽上的頭巾，哥薩克騎兵服裝之一部

傍，——譯者註）隨隨便便掛在他背上。

一縷頭髮宕在頭邊，這孩子側著頭正在擦淨他那哥薩克短劍，他將劍按在林子裏的纓土上，
麻搥一送便勁地磨擦。

接近這樣一個孩子也就需要很大的勇氣了，何況還要跟他談話呢。但凡尼亞不是那種畏怯的
人。他裝得十分偶然的走到這位神氣非凡的孩子身邊，兩腳踏開，兩手負在背後，站在那裏看
著。

但是那孩子兵眼皮也沒擺一下，完全付之不理，他繼續磨他的劍，心無外騖地時時輕輕摩
。凡尼亞不作聲。那孩子兵也不作聲。這種相持很久。終於是那孩子兵不能再堅持下去了。

「你站在這兒幹麼？」那孩子盛氣凌人地說。

「我愛這麼辦呀，」凡尼亞回答。

「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

「你自己去罷，這不是你的林子。」

「是我的林子。」

「怎麼是你的？」

「簡單明瞭。我們的支隊駐在這兒。」

「什麼支隊？」

「不關你的事。看呀——那是我們的馬。」

那孩子把腦袋往後一躲，凡尼亞望見樹林裏固然有馬棚，有馬，以及騎兵的灰色制服和色帶
飄揚的風帽。

「那麼你是什麼人？」凡尼亞問。

用一個威風凜凜的姿勢。那孩子將他的劍插入了劍鞘，吐了口唾沫，用靴子擦去。

「你懂得國的徽章麼？」那孩子侮慢地問著。

「當然我懂！」凡尼亞大膽地回答，雖然他實在不知道。

「那你就瞧這裏罷，」那孩子說，指著他的肩章，這是鑲著兩道白綫的。「警衛軍騎兵伍長，

「得麼？」

「呵，知道了，是伍長什麼的！」凡尼亞說，輕蔑地微微一笑。「我們知道你這類的伍長。」

那孩子掀著他那前額的亞麻色頭髮，很生氣了。

「伍長總是伍長，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他說。可是他不能就此停止。他揭開他的大

衣，凡尼亞看見他的制服上有一枚大的銀質獎章，掛在灰色的緞帶上。

「看見這一個麼？」

凡尼亞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了。但是他不動聲色。

「一小塊的洋鐵皮呀！」他扁嘴微笑著說，但實在是幾乎羨慕到叫出聲來了。

「洋鐵皮也罷，不是洋鐵皮也罷，總是一塊獎章，」那孩子說。「軍功的獎章。趁你還是三

駝塊的時候，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罷！」

「不要那麼神氣活現，要不然，你會得到意料不到的回報。」

「從誰得到？」那氣概非凡的孩子問，挺起了他的眼睛。

「從我呀。」

「從你麼？你不過是一個小娃娃。」

「我不見得比你小。」

「你幾歲了？」

「那不關你的事。你有多大了？」

「十四歲，」那孩子說，稍稍誇大了「一點。」

「呵！」凡尼亞說，而且吹著口哨。

「你這「呵」是什麼意思？」

「那麼你是那一種的兵呀？」

「一個正規兵。警衛軍的騎兵。」

「好呀！這是不容許的！」

「爲什麼不容許？」

「你年紀太小。」

「我比你大些。」

「不相干，還是不容許。他們不收一個像咱們這樣的。」

「可是他們收了我了。」

「他們怎樣收了你的？」

「收就是收了。」

「也發給一切給養麼？」

「當然。」

「你在吹牛。」

「我不吹牛。」

「你賭一個咒。」

「我憑發衛軍人的榮譽發誓。」

「一切給發都照發麼？」

「一切。」

「也發你一支槍麼？」

「當然，一切都發，照規定。你不看見我的劍麼？好劍呢。娃兒。斯拉瑟司脫的出品。你把它變成一個鈎子，它也不會折斷。但還不止這一點呢。還得了『一件蒲爾卡』（哥薩克穿的一種高加索的呢大褂，——譯者註）真正的高加索貨。漂亮得很！我祇在打仗的時候纔穿這件衣，現在是給發補充隊給帶著。」

凡尼亞很難過，而且可憐相地看著這位有一件蒲爾卡的人兒，而且那是給發補充隊給他帶著的。

「可是他們不收我，」凡尼亞說，神氣索然了。「開頭他們是收留我的，後來又說這是不容許了。我還和他們一次同睡在一個帳棚裏呢。和那些偵察兵，藏隊的。」

「好像他們不見得中意你，」那風頭十足的孩子打起了老公事的腔調說，「如果他們不要你發他們的兒子。」

「你說的兒子是什麼意思。誰的兒子？」

「團的兒子，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不是團的兒子那就不容許。」

「那麼你是『個兒子了。』」

「我是的。我做了我們那哥圖克爾的兒子，現在有年歲多了。他們是在斯摩穆斯克帶我回來的。伏士納森斯基少校叫我姓了他的姓，因為我父母都去世了。所以現在我就叫做警衛軍伍長伏士納森斯基，在伏士納森斯基少校麾下當勤務員。他還帶了我去襲擊過一次。那一次我們哥薩克在敵人後方給它一個重重的打擊。我們衝進德寇司令部所在地的那個村莊多麼神速！德寇們全是慌慌張張滿街亂跑！我們殺死他們一百五六十。切捲心菜似的傷了他們。」說到這裏，他拔劍出鞘，做給凡尼亞看，他們是怎樣砍倒那些德寇的。

「你也砍倒他們麼？」凡尼亞問，爲了讚美而聲音也發抖了。

那孩子很想說「當然，」可是他之作爲一個警衛軍人的意識顯然是太強烈了。

「沒有。」他說，有點不大自在，「說老實話，我不會砍倒他們。那時我還沒有一把劍呢。我是在機關槍的車上，現在話說夠了。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罷。」伏士納森斯基伍長突然自己提壓了自己。他覺得他和這個不相識的人說話太隨便了，這個人誰也不知道他從那裏來，而且一般說來還是十分可疑的。

「再見罷，娃兒！」

「再見，」凡尼亞說，很頹喪，也就走開了。

「好像我不合他們的意呢，」他悶悶地想，但他心裏馬上覺得這是不確的，不！他不會錯。他覺到那些偵察兵是很喜歡他的，全是那砲隊司令官塞拉吉耶夫不好，這司令官甚至從沒見過他一面。

於是凡尼亞起了一個念頭——去設法儘可能找到一位最高的長官，控訴那上尉塞拉吉耶夫。這就是他怎樣終於站到那茅屋前面，——他認爲這茅房內一定住得有一位高職的軍官，——

而且坐在那舊磨石上，耐心地等著，目不旁瞬地看住那茅屋，候那長官出來。

「會兒以後，二位長官出來到了廊前，拉上了他的麂皮手套，喊道：

「蔡蒲來夫！我的馬呀！」

九

一個兵從茅屋後面蹣跚而來，牽著兩匹鞍轡齊全的馬，從他那迅速而踴躍的動作判斷起來，凡尼亞立刻得到結論，即使那軍官還不是最高級的，至少也是高級到足夠對付葉拉吉耶夫上尉了。而他那肩章上的星又證實了這印象。星的數目那麼多——每側四顆，在側的旁邊。

「他的年紀不很大，可一定是一位將軍，」凡尼亞這樣斷定，肅然起敬地望著那裝著馬刺的精美而擦得發亮的馬靴，望著那雖則舊了可是縫工極講究的大衣，掛在大衣的第二個鈕子上的寬筒，套在頸子上而晃盪著的雙眼望遠鏡，公文皮包和羅盤。

那個兵牽了馬沿街而來。進了大門，把馬帶住在廊下。那軍官走到馬前，但並不立即騎上去愉快地先拍拍自己那坐騎的繯子——般光彩的繯子，又給了它一塊糖吃。

一切都顯出這位軍官正在心境極好的時候。

那一天，當他奉到團長召喚他的命令時，毋庸諱言他是有幾分不大自在的，——那是遇到這樣的召喚時常常會引起的心情，惟恐會挨一頓申斥，雖然他自問並無什麼錯誤或失職。但是那位嚴厲的團長不但沒有說他不好，甚至還嘉獎了他的部隊功勳卓越，而且還命令他把最近一仗中他部下最出力的十個人呈報上來要賞給他們獎章呢。而最足引為殊榮的，是上校那樣一位不輕易嘉獎的審慎寡言的長官竟大大地讚揚了葉拉吉耶夫上尉的那一下出其不意的摧毀性的砲攻，而這也是上尉曾經那樣謹慎周密地計劃好準備好，而且果真對於這一仗起了決定作用的。

上校從自己的茶壺裏斟茶請上尉喝，這在團部內是看作特殊的光榮的。他送上對到門口，兩

且又」次說：

「總之，你做得很好。優良的工作。葉拉吉耶夫上尉。」

上尉卻受寵若驚，漲紅了臉，回答道：

「我爲蘇維埃服務，理所當然，上校同志。」

所有這一切，當然是最愉快的，而此時的葉拉吉耶夫上尉則更在享受那預先可以想得到的賞。他把上校的嘉獎告訴了自己的部屬時所必然會引起的歡呼。

「叔叔！」

他忽然聽得這樣的一聲從「邊從」邊來。他轉過臉去，看見凡尼亞立正在他面前，兩手直垂著褲縫，藍眼睛向前正視，不稍閃閃。

「我可以對你說甚麼？」凡尼亞說，打算竭力把自己做得像「個兵。」

「可以，你就說罷，」上尉興致很好地說。

「叔叔，你是不是首長？」

「是的。我是司令官。怎樣？」

「那麼誰是受你指揮的？」

「我指揮我的砲隊。我指揮士兵和大砲。」

「你是不是也指揮那些軍官？」

「那要看是何等樣的軍官了。我指揮我部下的軍官。」

「那麼，上尉們是不是歸你指揮的？」

「不，上尉們不歸我指揮。」

大為失望的愁雲籠罩了那孩子的臉。

「哦……我以為你也能指揮上尉們呢。」

「這跟你有什麼相干呢？」

「我需要一位管得了上尉們的。」

「哦，可是為什麼？」

「你既然不是管得了上尉們的司令官，那就不必多談了。你知道麼，叔叔，我是需要一位能指揮所有的上尉們的司令官。」

「那麼，你想要給一切上尉們的，是什麼命令呢？這倒有趣了。」

「我不需要把命令給一切上尉們。我祇要給一個。」

「那一個？」

「葉拉吉耶夫上尉。」

「你說什麼呀？」上尉喊了起來。

「把一個命令給葉拉吉耶夫上尉。」

「嘿，嘿……那麼他是怎樣的一種上尉呢？」

「他是指揮那些偵察兵的，叔叔。他是他們的頂頭上司。不論他對他們說些什麼，他們都得照辦的。」

「那是些什麼偵察兵呢？」

「怎麼，就是砲隊的偵察兵呀。個個人都知道的。就是那些搜索德寇的火點的偵察兵。啊，叔叔，他是這樣脾氣不好的一個人，那個上尉！真正是一個覆子！」

「那麼你見過這個脾氣不好的上尉麼？」

「就是這麼說呀，我從來不會見過他。」

「那麼他見過你麼？」

「沒有，他也從來不會見過我。他光是對他們說，把我帶走，交給司令部。」

那軍官兩眼凝定，好奇地看著那孩子。

「且慢……等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我麼？凡尼亞。」

「光是凡尼亞麼？」那軍官微笑。

「凡尼亞。松采夫」那孩子自己改正了說。

「牧童！」

「對了！」那孩子喫驚地喊著。「偵察兵們叫我牧童。可是你又怎麼知道的呢？」

「葉拉吉耶夫上尉砲隊裏發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孩子。現在你告訴我，孩子，既然葉拉吉耶夫上尉命令送你到後方，你怎麼又會來到了這裏？」

調皮的光芒，在那孩子的藍眼睛裏閃過，但他立即低垂下眼皮。

「我逃走啦，」他簡單地說，竭力裝出惶惑不安的神氣。

「噢，原來如此！那麼你怎樣逃走的？」

「我就是趁空兒就逃走。」

「你就是一看到有空兒馬上就逃走麼？」

「不，不是一次，」凡尼亞說，提起一脚摩擦著另一腳。「我從他手裏逃走了兩次。第一次

我逃走了，他又找到了我。於是第二次我逃的叫他再也找不到了。」

「他是誰？」

「畢登科叔叔。那個上等兵。他們偵察兵中間的一個。也許你是認識他的？」

「我聽人說起過他，我聽人說起過他，」那軍官說，眉頭皺得更緊了。「可是我大相信你會從畢登科手裏逃走。他不是那種人，我倒覺得你有點兒吹牛呢，噯？」

「一點兒也不，」凡尼亞說，挺起了胸脯。「我不吹牛，吹牛不得好死！」

「你聽得麼，蘇蒲來夫？」上尉說，轉臉向著他的勤務員，這勤務員一直就用了最大的興趣在傾聽他們的談話。

「聽到的，閣下。」

「那麼你想來怎樣？這一個孩子能不能從畢登科手裏逃走？」

「萬萬不能，」蘇蒲來夫高聲說，坦然而又愉快地露齒笑了。「從沒一個成年人逃脫了畢登科的手呢，不用說這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要是你不青備，我說他是在扯謊呢，上尉同志。」

受了這一侮辱，凡尼亞忿怒得臉也發青了。

「我不是好欺的！」他堅決地說，用充滿了冷峻與鄙視的眼光看著那勤務員。然後，不勝憤慨地，兩點紅暈升上了面頰，他開始述說他如何愚弄那個老資格的偵察兵，他滔滔不絕地侃侃而談。

當他談到那繩子這一部分的時候，上尉再也忍俊不住了。他用手套擦去了眼淚，張大了嘴巴狂笑起來；他笑的這樣響，以至那兩匹馬也都驚異地豎起了耳朵而且頻頻頷脚。而在長官眼前不敵放聲大笑的蘇蒲來夫則顛頭播腦，用手掌握住了嘴巴偷偷笑著，同時反響說：

「呀，畢登科！呀，鼎鼎大名的偵察兵！呀，老師父！」

但當凡尼亞把他遇見了那個孩子兵的事開始告訴葉拉吉耶夫的時候，那上尉的臉色陰沈起來了，他若有所思，神情是憂悵的。

「他們把我當作兒子，」他說，「凡尼亞興奮地講述著，」「我現在是阿的兒子了，」他說，「並且我坐在重機關槍的車子上，那是爲的他們喜歡我。」然後他就說我的那些人並不喜歡我，因此他們把我送走。」

凡尼亞停一下吸進了一口氣，擡起他那晶瑩而天真的眼睛可憐相地望著那上尉。

「可是，叔叔，他說我的那些人並不喜歡我，這不是確實的。他們實在喜歡我。殺了我，我也不相信。他們十分喜歡我。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爲的有了那個葉拉吉耶夫上尉。」

「那麼，好像大家都喜歡你，不喜歡你的，就祇有上尉葉拉吉耶夫？」

「是的，叔叔，」凡尼亞說，抱歉地眯著眼睛。「除了那上尉，他們都喜歡我。而他是從沒見過我一面的。怎麼可以連見都不會見過就不喜歡一個人呢？祇要他見過我，祇要見一面，他也會喜歡我的。這話，對不對叔叔？」

「你這樣想麼？」上尉說，笑了。「好，現在够了，咱們瞧罷。」

用一個決定的動作，他把脚尖套進燈子就上了馬。

「你曾經和別的孩子們在夜間跑過馬麼？」他拉住繩纜嚴肅地說，但他的眼睛卻在笑。

「當然我跑過。好多次呢，叔叔。」

「那你會緊貼在馬背上了？哦，蘇蒲來夫，你帶他上去。」

連凡尼亞瞬一下眼睛的時間還不到，那勤務員的強壯手臂已經舉起那孩子把他放在他自己前

面的馬背上。

「到偵察兵那裏去！」上尉葉拉吉耶夫命令著，於是他們縱馬走了。

「你從畢登科那裏逃了出來，可是你不能從我這裏逃走了，孩子！」勤務員說，緊緊地但是很當心地抱住那孩子。

「我也不想逃了，」凡尼亞洋洋然回答。

他覺得現在他到了一生之中最可喜而重要的轉換關頭了。

當他們到了偵察兵們所住的地下室的時候，上尉跳下馬，把韁繩丟給那勤務員。

「等著！」他說，很快地跑下那階臺，他靴上的馬刺叮叮發響。

所有的偵察兵都在場，此時正玩著骨牌。他們把牌拍在桌上，拍的這樣響，叫人聽了以為是放手槍。

「立——正！」值日的傳令兵看見司令官進來就喊了這一聲。偵察兵們都站起來，把骨牌扔在桌上。而這一羣的負責者，上等兵畢登科，馬上戴好了鋼盔，抓起了來復的，照著規矩，向前一步，對司令官報告道：

「上尉同志！這些全是閣下指揮的礮隊屬下的偵察兵排指揮處的武裝同志。業已奉命作為預備隊。弟兄們在休息中。本日沒有什麼事報告。值日員上等兵畢登科。」

「日安，礮隊弟兄們！」

「祝閣下健康，上尉同志！」偵察兵們齊聲喊著。（這是俄國軍隊傳統的見面客套，——譯者註）

按照上尉葉拉吉耶夫的慣例，這客套以後，他就要下令「稍消，」並准許他們繼續他們的玩意了。

可是這一次他卻不出一聲，坐在那獻給他的小凳子上，沒有好久眼望著那一幅戰利品的德國春景圖。

上尉的脾氣，弟兄們是摸熟了的。祇要朝他那脣簷下的繃緊的眉頭看這麼一眼，祇要向他那四周密布繃紋的細長的眼睛，他那小鬍子下邊冷冷地綴著個難以捉摸的微笑的嘴唇，偷偷地這麼

「望天也就儘够知道有人要「挨申斥」的了。」

「哦，原來是沒有什麼報告？」上尉說，把他的手套輕輕拍著那桌子。畢竟登科不出聲，馬上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爲什麼你不說話？」

「請准許我報告，……」

「報告是不必要了。已經有人告訴我了。一位出色的偵察兵會了一個孩子的窩！你有沒有報告了排長？」

「報告過了，閣下。」

「那麼？」

「排長罰我四個額外的勞役。」

「幾個？」

「四個。」

「太少了。通知他，我的命令，再加兩個。」共是六個。」

「是，閣下。」

上尉葉拉吉耶夫的眼光沒有離開過那些「立正」在他面前的士兵，他不轉睛地朝他們瞞著。

「坐下，弟兄們，」終於他這樣說，而且解開了大衣，表示公事已經完畢，大家可以隨便二點了。

「我聽過許多話講到你們的家務，說你們甚至還有特等煙草。讓我來嘗一嘗如何？」

他這句話還沒完，已經有五個裝著煙草的荷包送到他面前，五張捲煙用的紙，還有五個打火

機等候他一個手勢就發火。而且四面八方還有不少人爭著獻上各人的一份兒。

「用我的罷，上尉同志。我這煙草，味道好這麼一點兒。」

「試一試我的！這是加了杜松的！」

「讓我來給您捲一支罷，上尉同志。沒有人像我這樣捲得好。」

「您也許喜歡和淡一點的煙草？我的是道地的蘇克赫米煙草，甜的跟無花果一樣。」

「你們都很富足，我看出來了，」上尉說，慢條斯理的挑選著。「可是畢登科，你不用忙著

拿出你的來。我不要你的煙草。如果我用了你的，那我就會睡一個不省人事了。」

「對呀，」高爾布諾夫說，眯著眼睛。「我們那牧童作弄他的時候，他一定是吸了他那煙草

在卡車裏睡著了。」

「我就是這樣想的，」上尉說。

「上尉同志！」畢登科可憐相地說，「可是他並非一個普通的孩子！他不是個小孩子，他十

足是個小魔王。老實話，他是小魔王！」

「那麼，他當真是個出色的孩子麼？」上尉問，吸著煙。「你們都喜歡他麼？」

「當真是個了不起的小把戲！」高爾布諾夫說，像所有的偵察兵們提到了凡尼亞那樣快樂

的嘻開嘴巴。「真正一個自己有辦法的孩子！而尤其是——天生的——一個軍人。我們可以把他訓練成爲一個出色的偵察兵。哦，就是這樣。」

「你們都可惜他罷？」上尉又問。

「哦，……當然啦，……可惜也罷，不可惜也罷，……當然，他在後方也會是好好的。不過，

車！說老實話——我們是捨不得送他走的。他是個真正的軍人。軍隊是他最合式的地方。」

「你這不是故意編造起來的罷？」

「幹麼我要編造呢？我們一眼就看出他的好處。雖然，不用說，他是礮隊司令官，總比我們管的更好更多。」

「可是你們怎麼都不發言，人們？」上尉說，眼光掃向那些圍在他身邊的面孔。「那孩子給你們的印象如何？」

同樣的噙開嘴巴的笑容立刻都在所有一切的面孔上出現了，好像是聽到了命令。

「你們得鄭重考慮一下呢！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你們呀，可不是我。」

「一個了不起的孩子，牧童！又伶俐，又活潑！」偵察兵們說，還沒完全明白所有這一切的談話將引出怎樣的結果。

上尉嚴肅地定睛朝他們看了「會兒，然後又低頭想了好久，這纔說道：

「好，那麼，就這樣罷。不過，你們得記住，他不是一件玩意兒，他是一個活人。喂，蘇蒲來夫！」上尉走到門口喊著。「帶那牧童進來！」

當凡尼亞突然在門口出現而所有的偵察兵們都喫了一驚的時候，上尉舉手按住了凡尼亞的肩膀說道

「你們的牧童在這裏了。現在先讓他和你們住在一起。將來呢，再看罷。」

葉拉吉耶夫上尉剛剛離開那地下室，偵察兵們就圍住了凡尼亞，著急的要知道經過的一切。

「做童呀！好娃兒呀！」高爾布諾夫大聲叫著。

「喂，小朋友，做你的報告！」畢登科嚴肅地說。「你從那裏來？你逃到那裏去過了？葉拉吉耶夫上尉怎樣找到了你的？」

「什麼葉拉吉耶夫上尉？」凡尼亞驚訝地說。

「就是帶到我們這兒來的那一位。」

「那不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罷？」

「正是他。」

「啊呀」

「怎麼，你還不知道是他麼？」

「我怎麼會知道呀？」凡尼亞叫了起來，他的眼皮不住地跳動。「早知道是他就好了……早猜到是他就好了！叔叔，你不是作弄我罷，他當真是葉拉吉耶夫上尉麼？」

「當然。」

「就是戰隊司令官的葉上尉麼？」

「對了，就是他。」

「呵，叔叔，您哄我！」

「喂喂，牧童，」高爾布諾夫說，他和其他的偵察兵一樣，「張大嘴。」「廢話少說，趕快從頭到底一五一十告訴我們罷。」

然而凡尼亞顯然是太興奮了，要他連續說兩個字都很困難。他快樂得兩眼放光，滑溜溜地四面八方瞧這偵察兵們的新屋子，而這新屋子已經使他感到溫暖而熟悉，如他曾經住過一宿的那座帳棚。大衣和防水大篷同樣地掛得整齊齊，牀頭同樣地擺著雜物袋，袋上面同樣地蓋著一條粗毛巾。甚至同樣地有那把大銅壺放在火爐上，同樣地有高爾布諾夫匆匆忙忙倒在桌上的一大堆糖塊。

誠然，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戰利品的電石燈。這燈的強光刺激眼睛不大舒服，正像這燈的本身（因為是俘虜）看著不順眼。凡尼亞在那燈的強光之下眯緊了眼睛，縐著鼻子，擺出一種神氣，好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事實上他早就猜到他在那茅屋前偶然遇到的軍官就是葉拉吉耶夫上尉，但是他藏在心中，故意裝傻。偵察兵們老說他天生是個偵察兵並非無所見而云然。因為一個真正的偵察兵的第一規條是——與其多說而寡聞，毋寧多聽而少說。

這樣就在極短的時間內，凡尼亞的命運經過了三次的奇妙的變換。

夜來了，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帶著凡尼亞一塊兒出去偵察。這是第一次帶著凡尼亞出去，而且是瞞著他們的司令官的。

他們的任務是儘可能深入敵人陣地，察看道路情形，以便確定一旦進攻時砲隊能不能好好地通過那些沼澤地帶。他們還得替砲隊找定了好的陣地，替觀察哨找到最有利的地點，並調查敵人的防禦配置，但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便是要知道敵人的預備隊的數量及其位置。如果他們在回來的時候能夠捉到「一條舌頭，」——「敵人砲隊的或參謀處的軍官，那自然不壞（活捉敵方人員以便獲得有用的情報，就叫做捉「一條舌頭，」——譯者註）但這是要看運氣的。他們帶著凡尼亞作為嚮導，因為他熟悉這四周的那樣險惡難行的沼澤地帶的情形。

凡尼亞的職務是走在前面，指示路徑，預防著危險。爲了使他的外翻自然一點，免得惹起懷疑，他們想到了用一匹馬——凡尼亞就作爲是追趕著這匹迷路的馬的。

一天過去了，並沒發生什麼意外事件。那兩個偵察兵看到凡尼亞對於這區域真正非常地熟悉，而且執行他的嚮導職務又機警又準確。

當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隱藏在什麼破舊的獸欄或灌木叢的時候，凡尼亞則和他騎馬在前面偵察周圍附近的狀況，然後回來，作烏鴉叫，通知那兩個：一切都合式。用這方法，工作既快又好。

而等候著凡尼亞的當兒，兩位偵察兵也不是無所事事的；他們利用這時間把一路上所發見的都記錄在地圖上。這一次，他們得到了非常有用的發見。指定騎葉拉吉耶夫砲隊負責的這一個區域本來是經過詳密而澈底的偵察，把德寇的縱深防禦全部都研究過的。唯一的還沒偵察過的地點是一道小小的山溪，因而必須要知道大砲是否可以順利地渡過這山溪，並在地圖上記下那些可用的渡口。如果突破敵人陣地而成為事實的話，那麼這個地點尤其見得重要了。因為這將給葉拉吉耶夫上尉以機會，使他不必再費偵察的時間而能在最有利的時機出其不意地將他的大砲送到進攻路向的最遠處，幾乎是從敵人後方轟擊那些潰退中的敵人。

但這樣複雜的偵察工作，尤其是找到適當的渡口，測量水的深度，考驗那水底的土質，都不是白天可做的。必須等到天黑以後，纔能進行。因此，領隊的高爾布諾夫就決定他們應當在那沼澤地帶中心的草原裏先過一夜，然後在天亮以前藉晨霧的掩護到那河邊，著手各項的調查。等到這都做完了以後，他們就可以歸隊了。

他們就這樣按步做去。在草原裏過了夜，以後，約莫是兩點鐘，天還沒亮的時候，凡尼亞就牽著那匹馬（名爲塞科）照老例首先出發。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在後處等著。河並不很遠，他們估計起來至多一小時凡尼亞就該回來了。

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三小時也過去了，不見凡尼亞的影蹤。倒是那塞科獨自回來了。於是兩個偵察兵斷定——凡尼亞是出了事了。他們不能再等，他們得去搭救他。

僅僅做一個嚮導。凡尼亞·松采夫是不滿意的。他知道嚮導這差使也是負責而光榮的職務；然而，他總覺得不過癮。他那好事愛動的精神要求著更多的職務。他打算贏得真正偵察兵的令名，讓大家都吃一驚。

出發以前，凡尼亞已經祕密地弄到手一個羅盤。後來這才查明，他的這個羅盤是乾腦地從二個偵察兵那裏偷來的。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他悄悄地從一張牀上拿了來，並且預先估計在那羅盤的主人出動以前就可以歸還他。凡尼亞並不覺得他這行爲是不對的，因爲那位偵察兵常常聽他拿這羅盤玩弄，而且教給他如何使用的方法。凡尼亞並且早已有了一支鉛筆。至於記事冊呢，他決定利用他那初級讀本。

這樣，按照規程都裝備好了，這個牧童就開始要像一個真正的偵察兵似的活動了。

高爾布諾夫和畢登科可是想不到當他們派了凡尼亞去探路而靜待他回來的時候，凡尼亞卻自作主張做了「點偵察工作」。他們以爲他不過是牽著那匹馬一直朝前走，探明了路上的情形就回來報告。然而凡尼亞卻另有他的想法。摹仿著那些偵察兵，他開始了自作主張的偵察。呼吸急促，前額的綉紋很深，他手忙腳亂地擺弄那具羅盤，確定了方位。而在他那初級讀本的空頁上，他畫下了祇有他自己看得懂的關於方向和目標的粗拙的記號。最後，他甚至打算給周圍整個區域畫一

幅地圖。雖然粗糙，可是已够準確，他記下了這路，小樹林，河流和沼澤的符號。

正當他專心幹他這地圖的常兒，德寇的巡邏兵發見了他；這時候，他正伏在一叢小橡樹的密蔭中，一手羅盤，一手初級讀本，在他那簡圖上畫一道小河和一座橋，這橋是他發見的，確實在荒蕪叢中。

凡尼亞拚命自衛。但是一個孩子怎能對付兩個德國兵？他們乾腦地反鞠了他的兩手，帶著他經過那新搭的橋而走上了森林內的一個小山。在這裏，他們推他進了一個深而且黑的地下室，將門鎖起。

十四

一會兒以後，來了一個兵，把凡尼亞帶到另一地下室受審問。這地下室外邊張起了偽裝網，網繫在松樹幹上；地下室內部呢，卻佈置得整齊齊，溫暖，而且有電燈。地下室的一角有一座無線電臺正在嗚嗚作響。地下室的中央，有一張固定在地板上的長桌，一男一女據桌向外而坐。

男的是一個德國軍官，穿一件草綠色緊身短褂，很闊的黑絲絨的翻領，領上繡著銀鑲，——這就使得他宛然像是殯儀中的角色。他的臉，凡尼亞卻看不見，因為這是被一個手掌所遮住了，這手上有一個細的戒指和骯髒的指甲。凡尼亞卻能看見他細長的頸項，跟火雞的一般紅。黑頭髮，平扁而多肉的招風耳朵。

這軍官的神氣就像有一種人因為缺少睡眠而疲乏到了極點，但又被那強烈的燈光刺激得躁動不安。他身後牆上掛著他的黑布帽子，寬而上翹的帽簷以及大而無當的帽舌，使這帽子就像是泥水匠用的鑿刀。

這帽子，尤其是那好像上了年紀，中間長著一撮毛的扁平耳朵，給了凡尼亞一種壓迫的不吉利的感覺，似乎這是什麼威脅的殘酷的東西。

至於那個女的，凡尼亞可就想不到她是什麼路數，雖然一見之下就覺得她像「那教師。」她穿一件舊的鱷鼠皮甲克，領子上插著一叢人工花，絨綉結的裙子，長及膝，腳上是灰色的樹膠靴。她那淡黃色的頭髮，緊緊地挽成兩髻，高高地聳在那狹長而突出的前額，而在她那油亮晶晶的鼻梁上有那夾鼻眼鏡留下來的那點紅斑，這時她正用一小塊的羚羊皮在揩擦那眼鏡。她有「對淡

青色的爆眼睛，眼光很尖銳。

凡尼亞被帶到桌子前，他馬上就看見桌子上放著他的羅盤和初級讀本，而這讀本攤附之處，正是他打算畫一幅附近地形全圖的，這地圖上包括那小河，橋和小樹林，現在他自己所在之地也就是這小樹林。

那女人趕快戴上她那夾鼻眼鏡——這是金絲邊的，玻片很厚，——用一塊繡花邊的小小手絹擦一下鼻子，就開始用呆板的腔調說出了雖然文法不錯但極其生硬不自然的俄語，她刮刮而談，像「頭受過訓練的喜鵲」。

「來呀，孩子，回答我的一切問題。你懂了我的話沒有！我將發問，而你回答。對不對？好，我們這就說妥了罷？」

但是凡尼亞並沒弄清楚她說的是些什麼。爲了拒捕時的搏鬥，他的腦袋裏還在嗡嗡地叫。他的兩眼也有點發花。他的兩手呢，被反剪著縛了起來，麻木而且很痛。

「孩子，你痛罷？」

凡尼亞不說話。

「放鬆這小老鼠的手罷，」那女人用德語很快地說，接著又用俄語微笑說，露出了「一枚金牙齒」：「放鬆這孩子的手。他已經答應要乖乖的了。他不會再和我們的士兵打架了，不會再咬他們了。剛纔他是過度興奮。是不是這樣呢，孩子？」

凡尼亞的兩手被放鬆了，但他仍然不出聲，他偷眼朝四下裏瞥了一週。

「那麼，」那德國女人說，又一次顯露她那枚金牙齒，「喂，孩子，走近來一些。不用怕我們。我們不過問問你，你祇要回答。懂麼？哦，那麼你就告訴我們，你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

你住在那裏，你的父母是誰，你爲什麼到這布防的地帶來？」

凡尼亞陰沈沈地垂下了眼皮。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要我說什麼呢？我沒有做過什麼呀，」他嗚嗚咽咽說，「我是在找我的馬。我這馬，真不是好差使。我東撞西撞已經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了。我迷了路，這是我坐下來歇一歇。你的兵就動手打我。他們幹麼要打我呢？」

「哦，哦，孩子。出口這樣粗硬是不好的。兵們是執行他們的職務，也許那時他們發了脾氣。不再打你了。可是我們要知道你是什麼人，從那裏來，你的父母在那裏——你的父親呢，母親呢？」

「我是孤兒。」

「呵，我的可憐的孩子！你的父母都死了，是不是？」

「他們不是病死的。他們是被殺害的，——被你的人們殺了的。」凡尼亞說，可怕地冷冷一笑，看著那德國女人的頂著幾縷亮晶晶汗珠的肥鼻子。那女人著了慌，有點手足無措，一會兒以後，這纔用手絹拭一下她那鼻子。

「呀，呀。那是打仗呀，」她說得很急。「這是很悲慘的，可是你不必傷心。怪不了誰。現在到處有孤兒呀。可憐的孩子！可是你不用發愁，我們會給你教育，我們會送你到保育院去。一所好的保育院。以後或者，送你進技術學校。你可以得個謀生的職業。你要不要？你不要麼？」

「辛勤太太，」那軍官用德語說，聲音重濁而兇暴，不耐煩地用手指頻頻敲著他那長滿了雀斑的前額，「够了，不用跟他再來這一套廢話了。誰需要這一套？我要知道的是，這個小流氓的羅盤是從那裏來的？誰派他到我們的防禦地帶來查地圖？」

「請等一會兒，祇要一會兒，少校先生，還不會得俄國小孩的心，可是我很懼怕他們，請你交給我來辦罷，首先我將鑽入他的心深處，那就會得到他的信任，然後他就會把一切都告訴我了。請你信託我罷。我在這些人民中間生活了十年了。」

「很好。不過不要再跟他說那些廢話了。我聽够了。趕快鑽進他的心。使這小流氓說出誰給他羅盤，誰教他來這裏畫我們的軍事目標的地圖。我讓這地圖的手筆是幹這一行的。你叫他帶出來罷。」

「喂，孩子，」那德國女人用俄語說，很有耐心地微笑着，又露出了她的金牙齒，「你自己也看得出来我是愛你的，是願意你好的。我的雙親——我的爸爸和媽媽——住在俄國許多年，我自己已住在俄國也有十年。你看我的俄國話說的多好？比你說的好多了。我是一個真正的十足的俄國女人。你可以絕對信任我。像跟你的姑母說話一樣你有什么話就說什麼。不用害怕。叫我姑母；我喜歡你這樣叫。哦，那麼你告訴我，孩子，你這羅盤是誰給的？」

「拾到的。」

「啊，嗚呼，嗚呼！多麼不體面的孩子呀，對於這樣愛你的姑母你還當面扯謊。你一定知道扯謊是降低了一個人的尊嚴的。好，再來一次，你再想一想，告訴我，你這羅盤是誰給來的？」

「拾到的，」凡尼亞堅不改口。

「那麼，這兒地上會生出羅盤來了，就像會生出草蔬一樣了？」

「有人遺失，我拾到。」

「是誰遺失的呢？」

「一個兵罷。」

「這兒祇有德國兵。德國兵用德國羅盤。可是你這一個卻是俄國貨。你說這是怎的，孩子？」

凡尼亞不說話了；他有點慌，覺得這一步是踏了處腳了。

「哦，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很好。我明白。你不願意說出那個給你羅盤的人。你不願意多嘴多舌。這是你有道德。可是給你羅盤的人卻不是好人。他們是很壞的人。他們是罪犯。你自然知道罪犯該得怎樣的懲罰？你不願意做罪犯罷，你願意麼？我這些話對不對？告訴我罷，誰給你這個羅盤？」

「沒有誰。」

「怎麼沒有誰呢？」

「我是拾到的。」

「好，我相信你。我們就作爲你說的是老實話罷。那麼，你再老實告訴我們，誰教你這這樣好看的圖樣？」

「什麼圖樣？我不知道你問我的是什麼，」凡尼亞說，用他的袖口拭一下鼻子。

「來呀，走近一點。不用害怕。我不打你。這本書是誰的財產？」

「我不懂你這話，財產？」凡尼亞說，帶著嗚咽。「我不懂你問我些什麼。」

「這是誰的書？」那德國女人問，不耐煩起來了。

「這初級讀本麼？」

「對。這初級讀本。這是誰的？」

「我的。」

「那麼，畫那些圖樣的是誰？」

「畫些什麼？」

「哎，孩子，不用裝假了。誰畫了那地圖的？」

「什麼地圖？」凡尼亞說時又帶著嗚咽。「你說的什麼地圖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走失了我的馬。找了牠整整一天又一夜，我當真找了一天一夜。放我回去罷，姑姑！我沒有惹到你罷？」

「來，我叫你！」那女人高聲喝著，夾鼻眼鏡後面的眼光變得凶惡可怕，眼際的眼睛一樣。她伸出她那鷹爪似的手，「把抓住了凡尼亞的肩膀，拖他到桌子旁邊，按住他的頭，直到他的鼻子碰著那本初級讀本的紙面。」

「就是這個。這是誰畫的？」

凡尼亞還有什麼話可說？地圖明明是地圖。賴不掉的。不作一聲，臉色灰白，凡尼亞看著那磨損了的書頁，在原来的文句和插圖之上，就有紫色鉛筆畫的地圖，一道小河，河上新建的橋，還有那些渡口，畫的雖然拙劣，可是清清楚楚的。

凡尼亞自己特別得意的，是那些渡口。這是他親自發見的，而且畫的很正確，不下於那些偵察兵的手筆。每一渡口對面都畫得有粗的橫綫，橫綫之上，端端正正註著「」字，表明水的深度是一公尺，而橫綫之下又有「個字，表明河牀的土質。

凡尼亞終於認明白，他是躲不過這一關了，他是完了。

「誰畫的？」那德國女人再問，她那聲音是顫動的，像是金屬的弦被撥動而發的聲音。
「不知道，」凡尼亞說。

「你不知道麼？」那女人說，「點紅暈升上了她的雙頰，漸漸擴大，直到滿面通紅，像一塊紅梅香皂。於是她的身子突然一扭，凡尼亞的身軀已經抓在她那鋼爪似的手裏了，她用盤勁把凡尼亞的頭朝上扭轉。」

「張開嘴來！我命令你。立刻張開嘴巴，伸出舌頭來。」

凡尼亞覺得這是什麼作用，就咬緊了牙關。於是那女人張開她那兩條異乎尋常有力的大腿將凡尼亞緊緊夾住，又伸出食指摳進凡尼亞的腮巴，動了盤勁要把凡尼亞的嘴弄開。凡尼亞將嘴巴叫，伸出舌頭來了。那女人看了一下，得意的說道：

「這我們可弄明白了。」

凡尼亞的舌頭滿滿地全是紫色，那是他畫地圖的時候老吮著鉛筆頭弄出來的。

「哦，孩子，」那德國女人說，把她的粗而紅的指頭在她的絨綫衣上一抹（那蠢笨的樣子叫人看了作嘔。）「我們又要問你了，你得回答。可不是？誰教你畫地形的圖？他們！——這些人在什麼地方，怎樣才可以找到他們？你聽懂了罷？給你三個經驗豐富的人一同去，你引路。」

「我不懂你問我的是些什麼，」凡尼亞說。

這孩子靠近桌子站著，發狠地咬著嘴唇，頑強地不肯擺起頭來。眼淚在他睫毛上聚積著，「滴滴」滴落到那地圖上，——這是畫在插圖和文字之間的空白地位的，插圖是「把斧頭砍在樹上」，文句是美麗的斜體字的兩行：「我們不是奴隸。奴隸非是我們。」

「說呀，」那德國女人狠狠地叫著，鼻息一進一出很急。

「我不說，」凡尼亞回答，更加鎮靜了。

這當兒，他看見那戴著戒指的軍官的手（遮住臉的）慢慢地滑下來，露出一張鐵青色的滿是

雀斑的面孔，紅的尖鼻子和尖下巴，像一個老太婆。凡尼亞沒有時間看滑那軍官的一雙眼，因為剛看到這兩眼凶惡地一閃，隨即來了重重的一掌打在他臉上，將他跌出去，直到抵住了牆壁。

凡尼亞的後腦碰在柱上，他要倒下去了，可是立即被抓起來扭回桌子旁邊，又喫了「記巴掌」，跟第一記同樣沉重。而又不許他倒下。他跌來倒地站在桌子前，鼻子流血，血濺在那兩行字上：「我們不是奴隸。奴隸非是我們。」眩眼的黑和白的星星一對一對地在他眼前飄浮，他的耳朵叫的怪響，好比他是在空的大鐵子裏面有人則在外邊敲著。他聽得一個人的聲音，還是異乎尋常地冷冷的而且像是從很遠處來的：

「現在你說不說？」

「姑姑，不要打我！」凡尼亞尖聲又叫，恐怖地用手臂護住了腦袋。

「現在你說不說？」那遠遠的聲音又問，語氣稍稍柔和些。

「我不，」那孩子低聲說，差不多連嘴唇也不能動了。

又是一掌將他打到牆邊，凡尼亞就此失了知覺。他絕不知道如何被兩個兵拖出那地下室，也聽不得那德國女人在後邊罵道：

「等著罷，我的乖乖的鳥兒！三天三夜不給你喫，不怕你不乖乖地說出來！」

在密不透光的黑暗中，凡尼亞蘇醒過來了，他是被震盪着大地的猛烈可怕的轟擊所震醒的。他在四壁之中被震得團團轉，好像一切都在動盪。乾粉似的沙土從上面撒下來，有時勻密徐徐而下，有時急驟，一大陣一大陣地傾瀉。凡尼亞已經感覺到身上愈壓愈重。他已經一半被埋在土中。手脚並用，使盡了力氣，他打算爬出來，把指甲都抓破了。他不知道他究竟昏暈了多少時間，——大概很長久，因為他還還在暈眩而且餓的沒有一點兒力氣。

沈重窒息而又冰冷的潮氣把凡尼亞渾身都凍透了。他的牙齒不住地打戰，他的手指麻木而僵硬。他的頭痛得厲害，但神智是清明的。

凡尼亞斷定他現在所住的地方就是他被審以前住過的那間地下室，而這地點現在正挨著轟炸。扶着那震動的牆壁，艱難萬分地，他爬來爬去，找這地下室的門。找了許多時間，終於給他找到了。但門是反鎖著的，他不能打開牠。突然來了這樣猛烈的一聲轟炸，很近，似乎就在頭頂，以至凡尼亞的耳朵有一會兒也被震聾。有幾根木梁掉下了來，幾乎打中他的腦袋。那木門的鉸鏈也被震壞了，門在搖晃，而從那破碎的門楣射進來的白晝的強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接著他能夠聽到許多機關槍的單調的射擊聲，都很近，這些機關槍似乎在比賽誰的威力更大，都打算壓倒別個。

震垮了凡尼亞囚室的那個炸彈是最後一個。接著而來的寂靜中，就可以很清晰地聽到那作戰機噐（此時正發揮了全力）的各種聲噐。凡尼亞的已經復原的聽覺，能夠清清楚楚辨出：夾在那

一片淒厲的金屬響聲之問的，還有柔和的人類的吶喊聲，像有人拉長調門在唱「呀！——呀呀呀！——」於是凡尼亞就記起了他從偵察兵們那裏聽來的一句話：「戰場的皇后也出動了。」

爬上那地下室的地塲而半被泥土所掩埋的進口階臺，凡尼亞就來到地面，而且趕快臥倒。現在他看到了那樹林了，不久以前他被德國兵捉住而且被拖著走過的，就是這樹林。那時候，這裏是整齊，安寧；平靜的，小路四通八達，跟公園裏一般。路面都鋪著河沙。溝渠上都架著小小的木橋，橋上都裝著白樺枝做的扶手；繡著綠色方塊和橢圓體的偽裝網，遮蓋了指揮部的地下室；德國哨兵直挺挺地站在畫著條紋的哨兵崗亭的前面；紅的黑的電話綫蜿蜒在各處，而隱藏在樹林深處的戰地電力站送來了突突的馬達聲；指揮部的公用車和小包車藏在特別的深坑內，上面蓋著樹枝。

現在，這會為德軍司令部所在地的樹林，曾經布置得那麼舒服而便利的，一切都不大能夠辨認了。現在這裏有的是還在冒煙的炮彈坑，這些坑的四周全是些連根拔起的松枝，有的是五顏六色的汽車的殘骸，還有德軍死尸，他們身上的大衣都燒焦了，但還在冒煙。偽裝網的殘餘部分高高地掛在樹上。到處是炮火的辛辣氣味。子彈嗚嗚叫著飛過，劈破了樹皮，削斷了樹枝。

凡尼亞立刻認明，這是德軍業已撤退，而紅軍還沒到來。這是短促的而又是一刻有如一年的那個停頓的時間，——砲隊正在迅速地變動位置，人們正把迫擊炮搬上了肩，電訊兵正在推著龐大的綫輪向前跑，聯絡軍官坐著裝甲車到處飛奔，工兵們帶著地雷搜索線在小心地嗅察，而步兵們則挺槍飛躍前進，俯身避彈的當兒也不停止，直衝過那五分鐘以前尚為敵人所佔據的地區。

凡尼亞的心突突地跳，伏在地上，等候著自己的人。
而他們是從那邊來了。

第一個露面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兵，穿一件骯髒而又撕破了的防水大篷。他從樹幹中間奔躍而來，跪下很快地換上衝鋒槍的一盤子彈，然後臥倒，瞄準目標。

凡尼亞覺得那兵瞄準的時間長到不可思議，但實在祇有幾秒鐘。那兵的面孔從大篷的風兜下面外窺探，鬱鬱而蹙蹙，看著樹林深處。他是在選擇目標。終於他射擊了。黑色子彈響的衝鋒槍卜卜地吼了片刻。

在這當兒，凡尼亞認出那兵是誰了。他是高爾布諾夫。可是天呵，他變了樣了！還是那樣傳奇中人物的體格，——魁梧奇偉，甚至肥碩，但是他的和氣，他那別有丰度的嘻開嘴巴的笑容，到那裏去了呢？現在他那淡色睫毛的眼睛，他那面孔，都是油污污穢而蹙蹙可怕，專心一致，威嚇地向前望著。

眼前的高爾布諾夫跟從前的高爾布諾夫多麼不同呀，從前的高爾布諾夫總是面孔潤得光光的，白裏翻紅，而且和霽快樂。但如果從前的高爾布諾夫是好人，那麼眼前的高爾布諾夫便是個非凡的人。

「高爾布諾夫叔叔！」凡尼亞提高他的細小的尖嗓子叫著，打算使他的呼聲可以在砲火聲中被聽到。

他們的眼光碰到了。

一個快樂的微笑展開在高爾布諾夫的臉上——這又是從前常見的那種張大了他那缺齒的嘴巴的笑容了。

「牧草呀！凡育西卡呀！」高爾布諾夫叫著，他這晶瑩瑩的而且實在可說是很尖脆的聲音，在整個樹林中起了回響。「活見鬼，——你還活著呀！我以為你早已完了蛋了。娃兒，親愛的娃

兒。這一個意外可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他說著，二個箭步就到了凡尼亞身邊，「哎，娃兒，這幾天你真把我們弄苦了。」

他用勁地緊緊摟住了孩子，然後又熱烈地撫摸他的面頰，兩次用他那硬梆梆的兵的嘴唇吻他。至於凡尼亞，當他感受到高爾布諾夫的巨大身材的體溫，及其汗臭和火藥氣的當兒，快樂到幾乎難以自信。

凡尼亞覺得這一切都像是一場夢，都像是神仙在變把戲。他很想緊緊地偎傍著高爾布諾夫，躲在他那防水大篷下邊，儘心趁意地坐在那裏——乃至五小時之久。可是他又記得他是個軍人，而這樣的癡想是不合式的。

「高爾布諾夫叔叔，」他急急地說，「那邊樹林裏，有一間司令部的地下室，他們就在這地下室裏審問我的。這比我們本來那一間有電石燈的好多了。還大了兩倍。」

「你這話當真麼？」

「嚴隊軍人，不打謊話。」

「也暖和麼？」高爾布諾夫不放心地問。

「呵，隨處要怎樣暖和都包您滿意！並且他們那邊還有一架收音機。二天到晚在唱呢！」

「二架收音機麼？我們想得太久了。」高爾布諾夫說，這時的他已經全神貫注在他的家務了。
「來呀！在那裏——指給我看看！」

「離這兒很近。」

「那麼我們去佔領了來罷。我早就想給我們這一夥找到那樣的二間地下室，有收音機的。我們的嚴隊應當也是從這條路上來的。」

他們衝到那地下室前面了。

「是這之間麼？」高爾布諾夫問。

「是，這之間，」凡尼亞回答，他的眼睛睜得細細的，表示了他對這地下室猶有餘恨。

高爾布諾夫從他那短褲袋內摸出一塊專爲這種用途的木炭來，在那門上飛快地寫下一行大字：「無敵的蘇聯兵團第一營偵察兵排所佔領。上等兵高爾布諾夫。」

這當兒，載著七六米燈輕礮的卡車已經飛馳上前，在那些樹木中間鑽來鑽去。葉拉普耶夫上尉的礮隊正在佔領著新陣地了。

「喂，牧童，你的放浪生活現在可就要結束了。你是溜慣了的，今後可不成了。我們要把你做一個正規的兵。」

這樣說著，上等兵畢登科把一大細的制服扔在牀上。他解開那緊緊地扣在上面的二根簇新的皮帶，各種東西就散了一牀，凡尼亞看見有新的短褲，新的有肩章的軍衣，新的內衣，綳腿，雜物袋，防毒面具，大衣，紅星帽章的軍帽，——而最出色的，是一雙馬靴。這是「雙出奇地小巧的馬靴，皮的靴底，手工十分精緻。」

凡尼亞等候這一個時機已經很久了。他曾經做過夢。他曾經預想過這一切到手時的快樂。但現在真正都到了手了，他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好一會兒，他運氣都不敢出。

這一切的好到出奇的新東西，手工精緻的東西，這一切的財富，當真都屬於他了。——好像這是不可能的。

凡尼亞看著那件軍衣，不敢伸手摸一下。特別是那肩章上的小小的金屬徽型，他很想丟去摸摸。他的手指朝那肩章動一下，但又馬上縮回，好像那些金屬徽型是燙手的。

「這都是給我的嘛？」終於他不好意思地問了。

「當然。」

「哎，畢登科叔叔，請繼續老實話罷。」

「我說的就是老實話。」

「憑著徽隊軍人的榮譽？」

「憑著徽隊軍人的榮譽。」

「而且憑著偵察兵的榮譽？」

「一定！」畢登科說，擱一下眉頭，忍住了笑。「我還代你簽了字去領來的。」

「呵呵呵！多麼大一堆東西！」

「這是裝備呀，」畢登科嚴肅地說。「全是按照規定的，不多給，也不會少。」

直到此刻，他聽得了這些魔術一般的字眼，「領取，」「裝備，」而特別是「按照規定，」凡尼亞這纔終於認定了這一切都不是做夢。這些東西果真是他的，他一個人的。

他開始檢視這些東西，先擱在一邊，然後不慌不忙，做買賣似的，逐一舉到亮處仔細地看著。末了，把最後一件都檢視過而且欣賞過了，凡尼亞說：

「我可以穿上我的制服麼？」

畢登科搖著頭，笑了。

「哎，你真性急，就要穿起來了。你看中了襪門罷。不行，不行，孩子，首先我們得帶你去洗個澡，我們一定要剪掉你這一頭茅草，然後我們動手把你裝扮成一個小兵。」

凡尼亞沈重地嘆口氣，但不說話。爲的他一心想要穿上制服變成一個小兵，他不敢反抗他的上級了；他早已朦朧糊糊感覺到軍紀的意義，雖然還沒完全瞭解。他已經懂得無條件的服從。他已經從經驗中懂得，自作主張是怎樣一個意義，而且又將引起怎樣的結果。他想起了他如何自作主

張。他那地闊，四面都是果樹，和葡萄，和葡萄酒。他給他多麼麻煩，當他將如荷的心，一頭在
想起來，他這覺得憐憫。他去找他，高爾布諾夫曾經埋伏在那個德軍司令部樹林內，兩天兩
夜，時時刻刻有被捕或者丟了性命的危險。

這一切，凡尼亞都已經知道了。然而他不知道的還多得很呢。他不知道高爾布諾夫會留下，
決心好果找不到他，便不歸隊。因為高爾布諾夫帶凡尼亞出去是並沒得到准許的，他這德軍
當對司令官負責。凡尼亞也不知道官畢登村回去，帶他天蹤的事情，報告了斐拉吉耶夫上尉的時
候，上尉大生其氣，聲言要把西達克中尉交付軍事法庭，而且派了五人一組的偵察兵立刻出發去
搜索他。幸而那一天軍幕上有了新的進展，而凡尼亞也出現了，這才把這件事暫停了下來。

這同德軍的陣地被打斷了。一百多公里長的一道缺口。第一天的戰鬥中，我們的部隊前進了
三十公里多，不給德寇一個喘息和整理殘部的機會。因為這緣故，在這天的黃昏，那司令部被
林，一上地崗上稱情報上都是這樣稱呼的，早已落在後面，而同時我們的部隊還在進擊，那風
暴雨似的掃蕩那潰逃的敵人。於是結果是，高爾布諾夫打等帶着給自己一夥用的東西跑下地崗去
有用過。

然而凡尼亞還是到這可恨的地方看過一次。德寇逃得她麼匆忙，什麼都不會帶走。甚至那
頂掛在牆上的黑布帽子也仍然在那裏。凡尼亞拿了他的布袋（也是掛在那裏的），又拿了她的羅
盤和勃殺讀本，一頭仍懸掛在原來的那一頁，有插畫和文字，「我們不是奴隸，奴隸非是我
們，」書頁上飛著血污，已經乾了。

攻勢發展得很快。後勤部都退落在後面。因為這緣故，隔了很多日子，凡尼亞的服裝也給
到；另一原因是不得不把服裝修改，以適合凡尼亞的身材，而這在經常移動和忙亂的場合，實在

是不可能的。雖則如此，偵察兵們還是使盡了手段發見「位好裁縫，一位好靴匠，而尤其重要的，是一位帶得有推剪的好理髮師。」

善於持家的高爾布諾夫是決不待慢客人的。罐頭猪肉，一百支捲煙，很大一堆糖塊，還有一瓶空軍用的好燒酒，統統拿出來幫助三位師父把手工做好。偵察兵們都以上賓之禮款待那「裁縫」，靴匠和理髮師，——這三位是他們在警衛軍迫擊隊裏找來的，他們一見如故，好像是老朋友了，是最親近的親戚，不吝惜請他們喫，請他們喝。結果是凡尼亞的服裝在可能的最長時間內完成了，而且得到了偵察兵們全體一致的喝采。這是如此的小巧而稱身，眼手套那樣緊湊，無懈可擊。甚至鄰近的地下室里的兵士們都來看凡尼亞的靴子。

現在剩下來的事惟有洗澡和理髮了。

澡堂是設在一個地下室內，水已經燒滾，大家都在等候那位帶著推剪的理髮師。終於他上來了，高爾布諾夫恭恭敬敬陪著進來。

理髮師打開了他那包著理髮具的毛巾，一件一件整齊齊都攤在二張空牀上；把毛巾圍在凡尼亞的頸項間。

「好久沒有洗澡了罷？」理髮師三句不離本行地問著凡尼亞。

「四一年以後就沒有洗過，」凡尼亞回答。

「也還不算太長久，」格拉司說。

大家都陪著笑。大家都早已知道，格拉司在他這一行中是頗有地位的，是一位真不二價的名手，因而他之光臨就是大大的榮幸。

「先喝一點呢，還是做完了再喝？」高爾布諾夫問，把一瓶酒，一個有柄的洋鐵杯子，兩大

片黑麵包，一罐已經開了罐的豬肉，都擺在那張空牀上。

「在戰前，我們家鄉布勃里可克的聰明人是完了工這纔喝的，」理髮師用了憂悵的腔調說。「現在，我們給這位年青人怎樣辦呢？」他問，用兩根手指從凡尼亞腦後抄起他的頭髮來。

「給這孩子的頭髮剪一剪哪，」畢登科說，用了一個女人的哀懇的聲調，又愛憐地瞥了凡尼亞一眼。

「那是不用說的，」格拉司說，「可是問題是，怎樣剪？有推光，有平頭，有兩邊剪光而頭頂留短短的一撮，又有前面留一綹的。」

「前面留一綹罷，」凡尼亞說。

「爲什麼單要前面留一綹呢？」

「我見過一個孩子，一個營衛軍的騎兵，伍長伏士納森斯基，是這樣前面留一綹的。很好看。」

「我認識那是我的手藝，」理髮師說。

「不，前面留一綹的式樣是跟砲兵不相宜的，」畢登科嚴厲地說。「對於一個騎兵，那是合式。但是對於一個砲兵那就不合式。」一個砲兵應當剪個光光頭。像一個檯球。」

「不然，我就不是那樣的意見，」高爾布諾夫說，「光光頭對於步兵還纔更合式。」點也配不上砲兵。像檯球那麼一個光光頭，這算是那一門的戰爭之神？（戰神指砲隊——譯者註）一個砲兵還是剪個兩邊光比較合式。這纔是正確得多了。」

「兩邊光，那是空軍的，」屋角有人加以糾正說。

「是空軍的麼？也許你是對的。哦，那麼，就來一個平頭罷。」

「那又大像一個坦克手了。」

「你說的不錯，我們的凡尼亞已經和裝甲車太相像了。那是不妙高。我們必須把他的頭髮剪成爲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砲兵才對。」

許多時候，這整整的一羣從各方面討論着凡尼亞的頭髮式樣的問題，而那理髮師很有耐心地等候着。最後，看到沒有人知道所謂砲兵式的頭髮應當是怎樣剪的，格拉司這才謙虛地微微一笑說道：

「很好。那麼我就照我想來是最好的式樣動手剪罷。孩子，頭低下些。」

「邊說，一邊他從胸前左上側的衣袋內拿出一個鉛質的梳子來。」

「可是要留著前面的一縷呀，」凡尼亞哀求似的說。

「而且髮角上要存適當的斜度，」高爾布諾夫補一句。

「不用就愛，」理髮師說，於是高舉在他手裏的剪刀就唱起他自己的歌來了。凡尼亞的亂蓬蓬的頭髮開始落在毛巾上了。

格拉司確是理髮這一行中的藝術家，這是大家都知道。但這一回，他又創造了空前的成績。他的剪刀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他表演了一切可能的優美姿勢。工具在他手裏環來換去，疾如閃電，巧妙如變把戲，一會兒是剪刀在飛舞而朗聲歌唱，一會兒可知誰剪在感感地哼，又一會兒則是雪亮的剃刀在髮邊閃過。

當那亂髮在毛巾上漸積漸多的時候，那孩子的頭也在神妙地刻變變化。

凡尼亞一會兒躲躲閃閃扭動著身子，一會兒吃吃地傻笑，當那些長久和無緣的理髮工具接觸了他那怪樣地變得光光的腦袋的時候。偵察兵也在笑，當他們看見這收軍裝在親眼目睹之下

變成了真正一個小兵。

凡尼亞的尖耳朵從頭髮下邊翹然出視了，這身軀看來像是大了一點，他的頸項可實在太細，不過他的前額既闊而又圓，又方正，——兩道好的軍人的眉毛，帶著一簇前面的頭髮，小巧而精緻。當真是再好也沒有的式樣。理髮師如此的式樣。這前面的一簇，不是飛揚的騎兵式，而確是沈著謙虛的砲兵式。

「哦，孩子們，就是這樣！」高爾布諾夫快活地叫著。「這可把我們這牧童的茅草頂揭掉了。」

凡尼亞也不得立刻照鏡子看看自己，可是那理髮師，就跟所有真正的藝術家一樣，對於作品的細節絕不馬虎，繼續在精心推敲，費了好多時間，完成那藝術品的最後加工。終於，他用刷子，在凡尼亞頭上掃了一遍，並且給噴了香水。凡尼亞猝不及防，來不及閉上眼睛；香水的刺激，使得他眼淚直淌。

「完成了，」理髮師說，拿去了凡尼亞肩頭的毛巾。「現在你可以自己鑑賞一下了。」

凡尼亞睜開眼，看見一面小鏡子，鏡管黏著糊牆用的花紙；在鏡中，一個不認識的可又異常面熟的孩子在對他看著，——這孩子是圓頭，大斗，與著蒼蒼洋洋的藍眼睛；前額留著亞紫色的小小的簇頭髮。他舉起他那冰冷的手掌在火熱的頭上摸了一下，手和頭都發癢的怪舒服。

「這簇前髮，」他高興地低聲說，用手指去摸摸那簇一簇捲捲的一簇。

不是一緒，是一簇，」畢登科堅持地說。

「那麼，就是一簇，」凡尼亞順和著，溫柔地笑了笑。

「哦，現在，孩子，去洗澡罷！」

凡尼亞穿上他的新制服出現在偵察兵們的地下室了，這真像個凱旋儀式。但在偵察兵們還沒當真考查他們這兒子以前，葉拉吉耶夫上尉進來了。他用很快而又周密的一瞥，朝這孩子打量一遍，顯然他是滿意的，因為他並沒一句話的指摘。

葉拉吉耶夫上尉在休息。這種機會，他是不常有的，但即使是在這樣難得的幾天，或甚至祇有幾小時，他還是想把他這休息時間爲他的部隊作最善的使用。

在作戰的時候，有許多事情他都沒有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大部分是够重要的，雖然不是頭等重要。葉拉吉耶夫上尉，決不會忘記這些事情，他不過擱下來等待一個更適當的時機去處理。

至於他私人的事務呢，他簡直是沒有。自從他喪失了家屬以後，他連通一封私信的人也沒有。他沒有親戚。他在世上實在是孤獨的。然而他是一個很沈默寡言的人，團部內沒有人知道他的不幸和孤獨，祇有很少人猜想到。

砲隊變成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家。每個家都有他的家務，而佔據了葉拉吉耶夫上尉名爲休息的時間的，就常常是這些家務。

在這些家務之中，有一件便是凡尼亞，松采夫的前途。

葉拉吉耶夫上尉祇見過凡尼亞一次，祇這一次和凡尼亞說過話；但是凡尼亞有那種可喜的本領，能叫人家一見就喜歡他。可實在有一股吸引力的力量呢，這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鄉下牧童，肩頭晃著那粗布口袋，一頭亂髮像茅屋的頂，兩隻藍眼睛澄澈異常。

跟那些兵士一樣，葉拉吉耶夫上尉也是一見之下就給凡尼亞迷住了的。不過，偵察兵們喜歡凡尼亞的方式是嘻嘻哈哈，甚至有點無思無慮，他們戲呼凡尼亞爲兒子，而事實上他不過是他們

的一個小弟弟，那事是一個調皮的尋常的雜兒，足以證明那生長的枯燥而已。至於在上尉這方面，可就不同了。上尉動了深謀遠慮，凡尼亞觸到了上尉的邊界，發覺其始端。上尉說：『當他准發廣察兵們留下凡尼亞的時候，上尉並不就此忘記了這個小孩子。每天，當西連克中尉來作報告時，葉拉蓋耶夫上尉一定要問起這孩子。他常常想到他，而在他心中，凡尼亞和他自己的靈魂握手時的兒子是有某種联系的。』上尉這兒子如果不死，現在該有七歲了。上尉說：

那麼，凡尼亞和上尉的相貌的兒子是有相像之處罷？一點也沒有。極小的相像之處都沒有，相貌不似，年齡也不同。至於性格方面，更不必說了。上尉那已故的兒子年紀太小。這若不信他是什麼性格，而凡尼亞則已經發展到差不多和成年人一樣具有了獨立的聲譽。但這相像不相像的問題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葉拉吉耶夫上尉對於他那已故的兒子的深傷不移而永不減退的愛心。孩子死去許多時候了，但父親的愛依然是「一股活力」。上尉說：

當葉拉吉耶夫上尉接到報告說凡尼亞參加了畢登科他們的出發到敵人陣地偵察工作，當他解遣了敵人「司令部樹林」所發生的事情，他勃然震怒了。那時候，他還明白這一個晚上有雀類的預生孩子和他怎樣痛楚地痛楚了。他曾經准許這孩子，眼偵察兵們住在一處，他可不會說這要派他出去偵察呀。要不是後來一動都還順利，那西連克中尉就要受到難堪了。

當從那時起，葉拉吉耶夫上尉就決定一週適當的時候，他就要把照料那孩子的事務親自去辦理。當那些常常表示著司令官所在地的許多小小記錄，凡尼亞照當不同偵察兵們打聽，很快地找著了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地下室。他穿著他那雙不習慣的靴底略覺變些的新馬靴，跌跌絆絆地走下那司令部地下室前面的向下傾斜的臺級。他也有每一受到司令官召見的士兵所感得的那種情緒。上尉那整夜不定之中又有興奮和拘束。葉拉吉耶夫上尉這時隨隨便便地坐在行軍牀上，那面綠漆

一條粗毛氈。他沒有穿馬靴，制服也沒有扣好，露出了藍色法蘭絨的襯衣。他的牀和偵察兵們的牀唯一不同之點，是他有一個枕頭和乾淨的枕套，那是新換上的。

沒有穿大衣，也沒戴帽子，祇穿了他那佩帶好幾道綠皮紋帶的制服，鬢角微見白髮，凡尼亞覺得上尉是比他第一次看見時好像老了一點。

「日安，叔叔，」孩子說，舉起兩手除下自己的帽子。

葉拉吉耶夫上尉朝他看著，眼眶四周布滿了細縐紋的眼睛稍稍眯緊一點。驟然之間，他竟不認識面前這個瘦長而寬在相當高的孩子兵就是牧童凡尼亞，「馬靴使得凡尼亞高這麼一寸光景，」強壯的圓頭，昂然伸出於新大衣的闊領之上，肩章和領章，交映生輝。

「日安，叔叔，」凡尼亞再說一遍，他的喜氣洋洋的藍眼睛灼灼有光，好像是在邀請司令官注意他的服裝。然而葉拉吉耶夫上尉仍不作聲，凡尼亞於是小心地在上尉身邊的一口箱子上坐下，拉高他那馬靴的靴筒子，手捧著軍帽擱在膝蓋上。

「你是什麼人？」上尉終於冷冷地發問，語調帶點驚訝的意味。不會有別的問題能使凡尼亞更加高興。

「怎麼，是我呀，凡尼亞，牧童，」他說，張開嘴放聲笑了起來。「那麼您認不得是我了麼？」

可是出乎凡尼亞意料之外，上尉並不微笑。他的臉色反而變得更冷峻了。

「凡尼亞麼？」上尉也重複念一遍，他的眼睛睜得更細。「牧童麼？」

「唔。」

「那麼你穿得是什麼服裝？你肩上的是什麼？」

凡尼亞稍稍有點不自在了。

「那是肩章，」他遲疑地說。

「爲什麼，」

「按照規定。」

「啊，按照規定。那麼，爲什麼？」

「這是每個兵都一律的，」凡尼亞說，驚訝著上尉的糊塗。

「每個兵。那麼你是一個兵麼？」

「雖然是呀！」凡尼亞自負地說，「這還是有命令的。今天我領到了制服等等。全是新的。

真漂亮！」

「我看不到。」

「怎麼你看不到呢？叔叔？在這兒，這是制服，馬靴，大衣，肩章，——看那上面的砲型。

看見了罷？」

「我看見級章上邊的砲型，可是我看不到那個兵。」

「可是我，我就是那個兵，」凡尼亞低聲說，懷相地微笑着，上尉那種冷冷的口氣使得他茫然失措了。」

「不，我的朋友，你不是兵。」

葉拉吉耶夫上尉噤然說，他的臉色突然變得嚴厲了。他把手裏的歷史雜誌扔在桌上，用鉛筆在書頁上作個記號，就很嚴峻地說，「字」句都幾乎是用呵責的調子說出來的：

「你這就不是一個兵見他的長官的禮節，站起來！」

凡尼亞跳了起來，拍的一下立了個正，「動也不敢動了。」

「出去！再進來！」

凡尼亞到這時候這纔悟到因爲那身服裝而得意忘形，簡直把什麼都忘記了！——連自己是何等樣的人，此時是在什麼地方，統統都忘記了。他趕快戴上帽子，跑了出去，挺直了身子，再進那地下室，但這一回和上一回是完全不同了，他開正步走著，拍的一聲靴跟碰靴跟立正；舉手到帽沿；又唻的放下。

「準許我進來麼？」他喊著，提高了他的小嗓子，自己覺得頗爲糾糾然有軍人的風度了。

「進來。」

「上尉同志，紅軍士兵松采夫奉命進見。」

「這纔是另一回事了，」葉拉吉耶夫上尉說，有一點笑意在他眼睛裏了，「日安，紅軍士兵松采夫。」

「祝您健康，上尉同志！」凡尼亞雄糾糾地回答。

葉拉吉耶夫上尉不再隱藏他的快樂而和善的笑容了。

「這就有種！」他說，用了這一句前方很流行的口頭禪，那也是凡尼亞常常聽得高爾布諾夫，畢登科和其他的偵察兵們用來品評他的。「現在我看到你是一個兵了，凡育西卡，坐下來談。蘇蒲來夫茶弄好了沒有？」上尉喊著。

「是，閣下，弄好了，」蘇蒲來夫說，提著一把熱氣騰騰的大壺進來了。

「倒茶呀，兩杯。一杯給我，一杯給這位紅軍士兵松采夫。要不然，他會覺得我的生活比偵察兵們壞些了。噯，蘇蒲來夫？」

「那全看你是怎樣一個看法，」蘇蒲來夫說，口氣之中他是十分贊同上尉的意見，認為那些偵察兵之為人固然再好沒有，但是太喜歡誇耀他們的好客和慷慨。

蘇蒲來夫把兩隻裝著銀託子的玻璃杯擺在桌上，斟出濃郁的紅茶來，這茶的顏色跟琥珀一樣好看。凡尼亞這纔明白了怎樣纔是真的富麗和奢華。至於糖呢，的確不是成塊的，而是砂糖，但蘇蒲來夫却用玻璃碟子盛著。沒有豬肉，也沒有番薯，可是葉拉吉耶夫上尉拿出一盒最好的莫斯科餅乾和一塊好的朱古力糖放在桌上，凡尼亞一見這兩樣東西就快樂得目瞪口呆了。

上尉笑嘻嘻地看著凡尼亞。

「喂，牧童，告訴我那一邊好些——這裏呢，還是偵察兵那裏？」

凡尼亞覺得是這裏好，然而他不願意說偵察兵們的壞話，或是有任何損害他們的名譽的表示，尤其是他們背後他不願意這樣做。

「您這兒是富足的，上尉同志。」

「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凡尼亞。不願意降低你自己的人。對不對，噯，蘇蒲來夫！不肯減他自己的威風罷？」

「對，閣下。難道一個兵肯減自己的威風麼？」

「噯，好啦，蘇蒲來夫，現在沒有你的事了。紅軍士兵松采夫和我有一番談話。噯，凡尼亞就是這樣，」葉拉吉耶夫上尉說，當蘇蒲來夫已經退出。「問題是，我替你打算做什麼？」

凡尼亞不禁嘆了一聲，也許上尉又打算送他到後方去罷。他跳起來，立正了對上尉說：

「請饒恕我，上尉同志。下次再也不敢了。憑勳隊的榮譽我起誓。」

「什麼事情再也不敢了？」

「就是進來不照規矩。」

「哦，孩子，我必須說，你剛纔進來的時候很有些做得不對。實在這就是不敬禮節。不過這是可以補救的。你可以學習。你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可是幹麼你還站著？坐下。我現在不是以長官身份對你說話，我們是私人談話。」

凡尼亞坐下了。

「喂，剛纔我說：我替你打算做什麼？你年紀還小，這是事實，但小雖小，你已經長成爲一個獨立的人了。你的生活正在開始，正是不應該走錯一步路的時期。嗯？」

葉拉吉耶夫上尉嚴厲中帶慈愛看著這孩子，好像要看到他心的深處。眼前這一個孩子兵，大衣的粗糙領子磨擦他那張像女孩子的細頸子的，跟那天在團司令部門外攔住他告狀的那個蓬頭赤腳的牧童，多麼不相同呵。短短時期內，他完全變了樣了！是不是他的內心也同樣完全起了變化呢？是不是從那時起他的精神就變得更堅強，變得更大人些呢？是不是已經準備著擔當未來的一切考驗呢？

凡尼亞覺得，現在——此時此際，他的命運就要決定了。他異常嚴肅，甚至他那光滑而稚氣的前額都布滿了縐紋，像一個成年的士兵那樣了。如果這當兒他讓那些偵察兵們看見了，他們決不會相信這就是那嘻嘻哈哈而調皮的牧童。他們從沒見過他是這樣的。也許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神氣，有這樣的感覺。

這不但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一番簡短而認真的話對他發生了如此的影響，甚至也不但是上尉那種又嚴厲又慈和的眼光（這是從一雙布滿著細縐紋而頗有倦態的眼睛發出來的，）對他發生了如此的影響，這乃是上尉的深摯的父愛，感動了凡尼亞那小小的長期孤獨而空虛的心了。他曾經

如何迫切需要這樣的愛，如何渴望得到這樣的愛，雖然他會不自知他所需要的到底是什麼！

好多時候兩人都不說話！——司令官和凡尼亞，兩人都固結在同「的偉大的奔騰沖激的情緒中。

「喂，怎樣，凡尼亞？噯？」終於是上尉開口了。

「聽您的吩咐，」凡尼亞柔聲說，低下了眼皮。

「我發命令是不難的。但是我要知道你自己決心要怎樣？」

「還有什麼要決定呢？我早已有過決定。」

「那麼你的決定是什麼？」

「在燧手下當」名砲兵。」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呀。這是應當問問你的父母得他們同意的事情。不過我想來你已經沒有

父母了，你有沒有呢？」

「沒有。父母都沒有了，我是孤兒。德國人把我的親人統統都殺掉了。我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

「看起來你一向就靠你自己一個頭了，是不是？」

「是，上尉同志。」

「我也是一樣，」葉拉吉耶夫上尉說，慘然微笑，這連他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但是他立刻

振作起來，開玩笑地又補一句道：「兩個頭總比一個頭好罷，噯，牧童？」

上尉翹著眉頭，默然坐在那裏，想了好一會，大姆指撥弄著他那短鬚鬚，這是他在採取重要

決定之前常常有的姿勢。

「得啦，」他斷然地說，用手掌在鼻邊輕輕拍了一下。「你出去做偵察工作還嫌年紀太小一點兒呢。」

於是凡尼亞的命運又一次來了個急遽的轉變，正如戰時常常會有的事。

十九

葉拉吉耶夫上尉以他典型的徹底性爲凡尼亞草成了教育的計劃。他規定得極詳密，極具體，就同給他的礮隊的作戰指令一樣。但在不求速成而務期周到，從各方面一一考慮以後，他就毅然決然立即付之實施。

照這計劃，凡尼亞首先應當知道礮隊的每一成員的職守。因此，葉拉吉耶夫上尉和他的下士商量了以後，就把凡尼亞調到第一排的第一號大礮，作爲預備兵。

這孩子最初很想念他的那班偵察兵朋友。他好像失去了家。可是他馬上看到他這個新的家並不比老家壞。他立即受到歡迎，而且立即住慣了。當他在第一號大礮面前出現的時候，使他驚訝的，是關於他的種種事情，大家都知道。礮兵們早已熟悉了凡尼亞的全部歷史。

可是給他的印象特別深刻，而且使他和偵察兵們的分離的痛苦較爲容易地忍受的，是大礮本身。光是這個字——大礮——就常常給這孩子一種洪亮猛烈而驚心動魄的吸引力。大礮是他周圍的一切戰鬪性的字眼中最有魔力的字。

「你喜歡我們的砲，這就很好，」砲手柯伐列奧夫說。「這是」尊好砲。我見過的砲太多了，像這一尊的，卻沒見過。一尊了不起的傢伙。」

他拍拍那砲身，好像還是一匹馬，然後看一看自己的手掌，看到手掌上有了油污，就從衣袋裏拿出一塊乾淨而柔軟的布頭來，愛惜地揩抹那砲身。然後他坐在砲架上，開始用一把小鉗修理他的眼鏡，並且用了老花眼的人那種溫和但又犀利的眼光看著凡尼亞。

「就是這樣，小夥。從你幼小時候就開始愛一尊大砲罷。我進砲隊的時候正也像你現在那樣是個「人小鬼大」的傢伙。這是不多不少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不算少罷。可是我想起來就像昨天一樣。當然：那時的我比現在的你還大了一點兒。那時我快到十九歲了。這次我來打仗，因為我本來是打獵的。可是不管怎樣，我還是一條小牛。你想巧不巧，兩年前我們的砲隊也在這裏安置陣地，分成三隊。你想，這不就成爲一道弧綫麼？當然，現在你認不出來那時的地形了。」

他朝四周圍看了一眼，揮著手臂。

「現在一切都改了樣了，都跟那個時候不同了。從前有樹林的地方現在變成一片平地，而從前的平地現在變成了樹林。可是不相干，反正在這一帶。靠近德國邊界。那時我們在退却。而現在我們是在進攻了。這是最大的不同。」

這幾句話給了凡尼亞極深刻的印象。當然，他早就聽人說，隊伍正向着東普魯士進發，而東

普魯士已經是德國本土，蘇維埃軍隊不久就要站在德國的土地上了。跟全軍的任何人一樣，凡尼亞也確信蘇維埃軍隊最後一定要攻進德國本土，但現在聽到了這期望已久的字眼，——「德國邊界」——一時之間他竟不能理解柯伐列奧夫說的是什麼。他興奮已極，甚至忘其所以，直將「叔叔」稱呼柯伐列奧夫道：

「德國在那裏，叔叔？那裏是邊界？」

「哦，就在那邊。過了那邊就是了，」柯伐列奧夫說，舉起手裏的小鉗子向肩後一指，就像是一條熟透了的街道指給迷路的過客。「在那塊高地後面。離達兒五公里，不多不少。」

「叔叔，你這話當真麼？你不是哄我罷？」那孩子懇求著，因為他從經驗知道這些兵喜歡故意哄他取笑。但是柯伐列奧夫的眼光很是嚴肅。

「我對你說的全是真話，」他說。「那邊有一條河，河的對岸就是德國。」

「憑著砲隊軍人的榮譽不打謊？」那孩子接口問。

「我們連那邊的射程都得到了，幹麼你還不相信我的話？你瞧，有多少目標我們都註上了射程了？」柯伐列奧夫又用那鉗子指著一方註滿了數目字的紙張。「你瞧，這不是麼？我們的偵察兵昨天到那邊去，老實進了德國，今天早上他們才回來。他們說，那邊恐慌得很。人人部亂的——」

「什麼！偵察兵們到過德國了？」

柯伐列奧夫想不到這一個消息給凡尼亞的刺激會這樣大。偵察兵們原來到過德國了呵！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很可能是有份的，而葉古洛夫中士則一定在內。而凡尼亞要不是調到砲手這邊來，自然也不會沒有他的份呵。他當然要懇求那些偵察兵帶他走這麼一遭，而他們也當然要答應他

。這是一定的。凡尼亞愈想愈懊惱。他身在炮列。他心裏仍是個偵察兵，他傷心到極點了。

他怎麼能夠不傷心呵！偵察兵們都到那邊去過了，而他獨沒有。他喉頭哽噎，滿面通紅，咬著嘴唇垂下了眼皮，亮晶晶的淚珠已經掛在睫毛上。

「一定要收拾他們，這些德國豬，」他突然咬牙切齒地說，眼內射出青光。

這當兒，從那偽裝的樅樹那邊，傳來了響亮的命令聲：

「砲手們！預備！第一號大炮！」

中士森亞。麥維也夫縱身一躍，跳出了那電話員的掩蔽溝，一面跑來，一面把他那件弄得很臟的，衣領上有黑色斑點的上衣，鈕子扣上，衣襟扯好。他那年青而興奮的臉兒光彩煥發，使足了勁兒高聲喊道：

「第一號大炮準備射擊！目標第十四！榴霰彈！8·0 向右！目標一百十！」

中士的話（這在凡尼亞聽來就像是些秘密的暗號）還沒完，凡尼亞周圍的一切就突然變了，^{（註）}料所有的人，甚至於大炮本身，所有四周圍的一切，甚至於蒼蒼的天，一下裏全變了樣子。^{（註）}一切都變得猙獰可怕，可又閃閃發光，像擦亮的鋼鐵。

首先第一，砲手柯伐列奧夫是變了。

凡尼亞驚愕未定，還沒時間想到「現在是開始了呵，」柯伐列奧夫已經跳過了砲架，一手扶住他頭上的鋼盔（這不知他是從那裏抓來的，）又一手就拉下了裝在那大傢伙身上的帆布套子，——這大傢伙就在掩蔽部旁邊，那是凡尼亞早就注意到的。

凡尼亞攪的頭都昏了。他不知道看那一邊好。首先，閃電似的，第二層套子也拉掉了，凡尼亞看見了那砲門！巨大的，沈重，油亮的鋼傢伙，有一個鉛質的把子，以及下巴骨模樣的威武不

凡尼亞的鋼質的槓桿。

但是最能吸引凡尼亞注意的東西，主要的是一條用橡皮包起來的鋼線。凡尼亞一見就知道這是最個什麼玩意。把這一條橡皮的臘腸拉這裏一下，大砲就放射了。

那彈藥兵——凡尼亞一下就猜到他是裝砲彈的，——用手在砲門上祇輕輕一拉，這沈沈的砲門立即滑溜溜地輕輕盪開，露出了那鋸齒形的一排鋼柱，以及其亮如鏡，有著凹槽的砲膛。但還發見，凡尼亞的注意却集中在砲彈。

砲彈剛從箱裏取出，一排一排的站在地上，像些戴了銅盔的小兵，都按照著它們身上條紋的顏色分好了隊，——黑色的統統站成一隊，黃色的和紅色的也各歸各隊。有一個砲彈已經擱在一個兵的左膝上了（這兵是屈了右膝跪著的），這兵正在弄動那砲彈的尖嘴。另外一個兵捧起另外一個砲彈（這是已經弄好了），走到大砲跟前，很快地將彈進了膛，還在彈尾輕輕拍一掌，算是和它告別。

那砲彈幾乎來不及滑進去，爲的那彈藥兵拍的一下就碰上了那砲門。喀嚓一聲。這當兒，柯利奧夫也沒那朝黑色的砲身看一眼，就一手拉起了那根鐵練子，一手高舉起，叫道：

「得啦！」

「射擊！」中士麥維也夫高聲喊著，他那高舉著的手臂用力向下一揮。

凡尼亞還沒弄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但見柯伐列奧夫臉色變的可怕地堅決，將那鐵練子一抽，立刻撒手，防那砲門後退的時候碰傷了他的手。

這一砲的聲音並不很響，可是那威力很大，凡尼亞覺得砲口好像吐出了一連串的紅色的隆隆的聲浪。他的口裏全是苦澀的火藥味道。

一兩秒的工夫沒有人動一動，都在傾聽那砲彈呼嘯著飛到敵人陣地上。然後，柯伐列奧夫又發神貫注著瞄準儀，手指旋動那調整器，而那個彈藥兵呢，拉開了砲門，就有一顆還帶著煙氣的銅彈殼跳了出來，嚙的一聲落在地上，骨溜溜滾地著。

凡尼亞站在一旁，如癡如聾，親眼看到這放砲的奇觀，他簡直快樂得發呆了。

但他也隨即感到不自在起來了，大家都忙得什麼似的，而他站在他們中間卻無事可做。他拾取那還是燙手而且微覺烏黑色的彈殼，拿到一邊，放在另外一堆彈殼的上面。當他捧著這底部既厚且重而上部則又薄又輕的圓筒時，他覺得它好像仍舊是在隆隆作聲似的。

「這就對了，松采夫，」中士麥維也夫說，用鉛筆在他那本破爛的記事冊上寫了幾個字，同時迫切地朝那電話員所在的掩蔽溝看了一眼，等待著下一個命令。「你可以收集那些彈殼，免得牠們滾來滾去絆我們的腳。」

「很好，」凡尼亞愉快地說，挺胸立了個正，覺得自己也居然在這前綫上人人所敬重的「砲殼」的光榮事業中參加了一份子了。

「仗火打過以後，你把牠們數一數，再放在那穿的滑盤裏。」

「很好，」凡尼亞回答，神氣是更加洋洋自得了，雖然並沒十分明白所謂「滑盤」是怎樣一種東西。

凡尼亞把所有的彈殼整齊整齊疊起來，一排一排地，他對自己這工作很滿意；而後。因為又沒有事可做了，他就走到柯伐列奧夫面前。

「叔叔，」他說：可是立刻記起現在他幹的是軍隊裏的工作，他就趕快改口道：「中士同志，請準我對你說話。」

「可以。」

「我想要問你」些事。剛才那一砲是打到那裏去的？打德國人麼？」

「打德國人的。」

「我們是在開始校準我們的火力罷？」

「是的。」

「從這黑色的管子去看準不準？」

「不錯。」

凡尼亞默然有頃，他決不定主意要不要再說。他想要再說的話似乎太過份一點。爲了這樣的太過份的請求，他們也許會剝脫他的制服，送他到後方去，但是終於好奇心戰勝了一切的顧忌。

「叔叔，」凡尼亞說，用了最甜蜜而奉承的口吻。「叔叔呀，請你不要生氣，如果這是不準的，那我不敢要求，我也沒有什麼要求。不過，讓我——祇要」次，一爻就夠了！——到你那校準火力的黑管子上邊看這麼一眼。」

「沒有什麼不可以。得啦。你就看罷。不過你得小心。不要碰動那準星。」

幾乎連一口大氣也不敢透，凡尼亞躡著脚尖走到柯伐列奧夫所站的地點，兩臂大大地伸開以免碰到那準星，這孩子小心地把眼睛湊到那鏡頭上，這上邊還留得有柯伐列奧夫的體溫。他看見一塊圓形的平面，有丘陵，有沼澤，還有比較近些因而也更生動些的深藍色的森林的頂端。兩條綫（細雖細，卻異常明晰，）一橫一直，十字交叉在這圓圈，這使得圓圈裏的景物就像影寫版上似的那樣清晰。而在兩綫交叉之點，凡尼亞看見一顆高大的縱樹的尖頂，這縱樹昂然伸於森林之上。

「喂，看得見麼？」柯伐列奧夫問。

「看得見。」

「看見些什麼？」

「看見了地，也看見了樹林。比什麼都好看！」

「那麼看見了兩條綫交叉的地方罷？」

「哦——哦。看見。」

「那麼也看到那突出的樹了？正在那交叉點上的？」

「看見。」

「我要瞄準的就是這顆樹呢。」

「叔叔，」凡尼亞低聲說，「那就是德寇的地方，是不是？」

「那裏？」

「我所看的地方。」

「不是，孩子，完全不是德寇的地方。從這裏，你看不到德國。德國是在那邊，在我們面前。可是你看的卻在我們後邊。」

「怎麼會在我們後邊呢？可不是，你瞄準的是那邊，可不是麼，叔叔？」

「對，是那邊。」

「那麼，那邊一定是德國了。」

「不是，孩子，你這話差得遠了。我瞄準的，在那邊，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是那邊的一顆橫樹。可是我的砲，剛剛相反，是對這一邊射擊。」

凡尼亞睜圓了眼睛看着柯伐列奧夫，不知道他這話是在開玩笑呢還是認真的。這怎麼可能——向後邊瞄準而向前方射擊？真是怪事，在凡尼亞看來。他偷偷地端詳着柯伐列奧夫的臉色，打算找出一點可疑的痕跡，然而柯伐列奧夫的臉兒是一板正經的。凡尼亞爲這難解的謎所苦惱，頻頻移動雙腳。

「柯伐列奧夫叔叔，」他終於又開口了，他那孩子氣的眉目之間浮上了一道苦心思索的皺紋。「可是砲彈是打到德寇地方的，是不是？」

「是，打到德寇地方的。」

「而且在那邊爆炸的？」

「是在那邊爆炸的。」

「你從這黑色的管子裏看見它爆炸罷？」

「不，我看不見它爆炸。」

「哎！」凡尼亞失望地叫了起來，「那麼你這砲是瞎打一陣了，碰到那裏就是那裏了？」

「你這話怎麼說的？」柯伐列奧夫微笑着回答：「我們的砲，絕對不是瞎打的。有人坐在那邊的觀察哨內，看砲彈落在什麼地點。要是打得不準，他們立刻用電話通知我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麼我們就照着校準了火力。」

「誰坐在那邊？」

「觀察員，高級的官長。有時是排長。有時不是。例如今天，葉拉吉耶夫上尉本人親自在那裏指導火力。」

「那麼葉拉吉耶夫上尉在那邊是看得見德國了？」

「當然。」

「他看見我們的砲彈爆炸？」

「當然。等一會兒，他就要親自告訴我們那是怎樣的。」

凡尼亞不再說話了，他愈想愈糊塗。他乾腦就不慣，爲什麼他們向後瞄準，向前射擊，而祇有斐拉吉耶夫上尉能夠看見砲彈著地，而且會知道一切。

「左向003！」中士麥維也夫高聲喊。「榴霰彈！目標——八！」

「雙強壯的手舉起了凡尼亞，越過那輪子，在」邊放下，而同時，柯伐列奧夫已經坐在駭準儀的他那位置上，他的眼睛湊近那鏡頭。

現在，一切都比第一次來得更快了。然而柯伐列奧夫一面處理著那一切的神妙驚人的動作，一面卻仍然有工夫回頭看著那孩子，而且說道：

「你瞧。打得過頭一點兒，現在我們可要看好兒兒對付他們了！」

「射擊！」麥維也夫叫著，高舉的手臂更用勁地（比第「次」）向下一揮。

砲隆隆吼了，但此次給凡尼亞的印象可不及第一次那麼驚心動魄了。記得自己在這作戰時的工作，他繞著砲身急走，那砲身剛剛很滑溜地退回原位，而他也剛好在那彈殼掉落地上的時候就「把抓住了，——那還是發蓬蓬的。」

「好孩子，松采夫！」麥維也夫說，又是急急忙忙地在記事冊上寫了幾下，記事冊就是攔住他陰頭的。「我們用了幾發砲彈了？」

「兩發榴霰彈！」凡尼亞敏捷地回答。

「好孩子！」麥維也夫再說一句。

凡尼亞很想回答道：「我爲蘇維埃服務，」可是他又覺得爲了這一點簡單的工作就用起那樣堂皇的字句來，有些不好意思。

「算不得一回事，」他忸忸地輕聲說。

「捲起袖子來呀，牧童！」柯伐列奧夫得意洋洋地叫著，托一托他鼻梁上的眼鏡。「現在你是勉強來得及把它們（彈殼）拿走，過一會兒我們就要叫你忙不過來呢。」

柯伐列奧夫這話是說對了。一言未畢。電話員的綠色鋼盔又在掩蔽溝內伸出來了，而中士薩維也夫用了這樣高朗而得勝的聲音喊著，以至那些彈殼也都噙噙然震響了。

「四發砲彈連續射擊！打那些該死的德寇！射擊！」

四發砲彈差不多是同時打出去的，因此凡尼亞要在彈殼一落地時就拿走，幾乎措手不及。然而，快是儘管那麼快，凡尼亞卻不但一二及時拿住，並且把它們疊得很妥貼。

從這時候起，大砲連連射擊，沒有一刻停止，用了驚人的，幾乎是神奇的速度。凡尼亞一面追趕著捉住那些滾下來的彈殼，一面卻在用心聽，知道現在不單是第一號大砲在開火了。他聽得見四面八方都有發令射擊的喊聲，都有砲彈磕碰的響聲，都有砲彈出膛的吼聲。葉拉吉耶夫上尉砲隊所有的大砲都在動作了。

一個接連一個，沒有間歇，而且有時乃至兩三個合在一起，那些砲彈呼嘯着飛過山頭，打到德寇的地方去，——那邊，甚至連天空也不是俄國式的，而是有些冷酷，死硬，矯揉造作的德國式。

砲兵們（屬於第一號砲的）輪流跑到柯伐列奧夫跟前，而柯伐列奧夫則允許每人拉一次或兩次那開砲的鐵鍊。他們拉的時候，就高聲叫道：

「轟他媽的德國地！轟呀！」

「給你這一下，德國！轟呀！」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轟呀！」

「打倒希特勒！轟呀！」

「他媽的豬權想對付我們呢！轟呀！」

凡尼亞也跑到柯伐列奧夫身邊，從後面拉一下他的短大褂。

「叔叔，也讓我給他們一個。」

凡尼亞惟恐柯伐列奧夫不允許。他扁著嘴巴，着急得很，他甚至臉色也發白，呼吸也急促。可是柯伐列奧夫竟沒有理他。於是凡尼亞的臉色變黑了，忿忿地跺著腳，用了執拗而顫抖的聲音，想要蓋過大砲的吼聲。

「中士同志，請允許我對你說。讓乎打一砲到德國去。我也有這資格。看呀，沒有「隻彈殼亂丟在地下」。

柯伐列奧夫這時方纔注意到。

「可以，收查，可以，放鬆。不過你得趕快縮手，當心那砲彈往回退的時候打傷了你。」

「這個我曉得，」凡尼亞接口說，差不多搶奪似的從柯伐列奧夫手裏抓了過來那根鐵線。他用盡力氣緊緊抓住，甚至他的手指關節都泛白了。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從他手裏奪下這「端帶著個鐵圈的橡皮臘腸。他的心砰砰地跳著。他全心神祇願著一件事——恐怕這「彈放的不合格。」

「射擊！」麥維也夫喊著。

「拉呀！」柯伐列奧夫低聲叮囑。

柯伐列奧夫這叮囑是多餘的。

「照傢伙，你們德國豬羅！吃這一彈！」凡尼亞喊着，發狠地拉那鐵鍊，使盡了渾身的力氣。他覺得就在這當兒，那大炮像活物一般往前一衝，又一跳，吼了起來。一道火光從砲口射出。他的頭裏嗡嗡地叫了。

而從遠遠的森林傳來了凡尼亞這一彈直向德國打去的聲音。

賽拉吉耶夫上馬到擒來的時候。東方的彩染着紅色，風變得更加愉快。

葉拉吉耶夫上尉從他的皮匣子裏取出香煙，給了柯伐列奧夫一支。他們點着煙。

「喂，怎麼樣呀？那孩子看來還不錯罷，哎？」上尉說。

「一個好孩子，」柯伐列奧夫正經而且斷然的說。「一個很有出息的孩子。」

「你以為他是有出息的？」葉拉吉耶夫趕快接口反問，潑辣看住了柯伐列奧夫。

「我是這樣想的。」

「可以有所造就罷？」

「一定無疑。」

「我也是這樣想的。」

「不多」會兒以前，我讓他在瞄準儀的鏡頭看一看。約略告訴他一點。可是總想不到，他完全弄懂了。我大為驚訝。他天生是個砲手。」

葉拉吉耶夫上尉笑了。

「可是偵察兵們說天生是個偵察兵呢。你們真是各有各的喜歡，一句話，他天生是做那一行都成的。對麼？」

「他天生是個砲隊人員。」

「簡直天生是個軍人。」

「不壞。」

「你聽，華西里·伊凡諾維乞，」葉拉吉耶夫上尉突然轉口，盯住了柯伐列奧夫看。而眼是帶着孩子氣的推心置腹的表情的。「我打算收他做乾兒子。你以為怎樣？」

「這是件值得做的事，特米忒列·彼得羅維乞，」那砲手立即回答，好像這「問題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而且期待已久。」

槍聲和爆炸聲混成一片。圍繞在大砲周圍的，是清脆的尖音，和隆隆然的轟鳴，沒有片刻的停歇。辛辣的火藥氣就像芥末似的薰得人們流眼淚。凡尼亞甚至還嘗到了它那發酸的全屬的味兒。帶煙的砲彈殼一個一個從砲膛裏跳出來，著地反躍，滾來滾去。可是沒有人收拾，人們乾瞪眼開槍們就算了事。

凡尼亞單是把砲彈從木箱裏取出撕掉包紙還忙不過來呢。

柯伐列奧夫手脚一向是快的。現在則他的每一動作全是絕不過疑，而且疾如閃電。他的眼睛從沒離開過瞄準儀的鏡頭，他旋動那機件，使砲身或升或降或左或右；他兩手能同時做兩件事。屢次，他的蛀牙齒把鬚子一咬，就飛快地抽一下那根鐵線，屢次，那大砲一退，一陣火光就噴出了砲口。

葉拉吉耶夫上尉站在砲車輪子的另一邊，在柯伐列奧夫身旁，他打起雙眼望遠鏡全神貫注地察看砲彈爆炸的效果。有時他閃在一邊，以便看得更準確，有時他跑向前去，平伏在地上。有一次，他以驢步的敏捷，竟然爬進一叢相當高的灌木，而且挺直身子站在那裏，完全不顧這時正有幾顆迫擊砲彈在身旁爆炸，而且據凡尼亞親耳聽到，那些彈片竟還碰著砲車的鋼鐵擋板噹噹地直響呢。

「正是那酒好！再來一下！」葉拉吉耶夫上尉急躁地說，跑到大砲旁邊，指點一些什麼給

柯伐列奧夫看。「右向兩點。看呀，他們有一尊迫擊砲在那邊呀。收拾砲。三發砲彈。射擊！」大砲來向地射擊了，而從沒放下雙眼望遠鏡的斐拉吉耶夫上尉急聲說道：

「正是這個，正是這個。幹得好，華西里。伊凡諾維乞，打的正著！該那豬頭作不得擊了。現在回過來再收拾那些步兵。喇哈，惡鬼們！鑽在地上，並不起頭來了。再給他們一下，華西里。伊凡諾維乞！」

有一次，看到了特別有效的一砲，斐拉吉耶夫上尉甚至出聲大笑，放下了雙眼望遠鏡，敲着掌。

凡尼亞從沒見過他的上尉這樣手快脚快口快，這樣活潑而年青。凡尼亞一向是以士兵誇耀長官的心情來誇耀上尉的，可是現在，另外一種情緒滲和進來了，——這便是兒子誇耀他的老子。突然，斐拉吉耶夫上尉高舉起兩手，兩尊大砲也就都不作聲。

「哈哈，他們在逃走了，」上尉說。「現在，打那些退走的德國兵，榴霰彈！目標三五，門管三五！射擊！」他喊着。每砲連發了六彈。於是又用手一揮，停止了砲火。

機關槍繼續在喀喀地叫，但現在，機關槍聲之外又加上了那早已熟悉的人類的吶喊聲，從戰場的各方面同時逼來，拉長的調子：「烏——烏烏——！」

「前進！」斐拉吉耶夫上尉高聲叫着，沒有回顧，一身當先向前衝去了。

「推輪子！」中士麥維也夫吶著，他的頸子上鮮血一點一點滴下來。

大砲又向前推進了，這次比上一次更快。剛經過酣戰的步兵跟步追上來了，響亮而且熱心地齊聲一喊，幫助砲兵們推着砲車的車輻，或者對着拖拉砲彈箱。

沒有停留，斐拉吉耶夫的大砲挺直到了高地的中央，差不多是在德寇主要陣地的頂點了。在

還裏，敵人打算死守住一塊空地的狹長溝畦。敵人已經開始挖掘戰壕。然而就在這當兒，斐拉吉耶夫的砲隊到了，於是戰鬪又猛烈地展開了。

斐拉吉耶夫上尉突然看到了凡尼亞。

「什麼？你在這裏幹什麼？」

凡尼亞立即立定，靜靜地挺直了腰。

「第一號大砲的第六名兵，上尉同志，」他頓了一頓然後回答，飛手在鋼索邊沿一蹶，這鋼索的皮帶太寬，不能扣緊他的下頷，鬆鬆地宕著。

應當說明，凡尼亞這一句話稍稍要了點檢點。他根本不是「第六名，」他不過是「第六名」的候補人。然而他極想成爲「第六名，」他極想在他的上尉和義父面前裝得體面些，所以就小小吹點兒牛。

他立正在斐拉吉耶夫跟前，睜大了他的大而且藍的眼睛看着上尉，而這對眼睛的喜氣洋洋終於引起了上尉的注意。凡尼亞想報告上尉：如何，發送砲彈，如何他撕掉砲彈上的包裝，如何一顆迫擊砲彈在不遺之虞爆炸而他完全不以爲意。他想要告訴他一切，希望聽到嘉獎，聽到一句可喜的軍隊裏的用語：「有種的！」然而斐拉吉耶夫上尉這時像沒有那樣的關心情。

「你這樣糊塗？」上尉吃驚地說。他喊道：「你不知道麼？敵人的坦克向我們進攻來了。你會死在這裏，你這小癩瓜！走罷！但是上尉忍住了。他嚴厲揚著眉頭，咬著牙關囁嚅說道：

「立刻離開這裏！」

「到那裏去？」凡尼亞問。

「到那裏去。到隊上去。到第二排去。到偵察班上去。隨你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

凡尼亞看著上尉的眼神，一切都明白了。他的嘴唇發抖了，他把腳趾伸得更直些。

「我不走，」他說。

「什麼？」上尉吃驚地問。

「我不走，」凡尼亞固執地再說一遍，垂下了眼皮。

「這是命令呢，你不憤！」上尉冷靜地說。

「我不走，」凡尼亞說，聲音是這樣幽咽，甚至連氣也掛著淚痕。

忽然之間，上尉明白了這孩子——他部下的兵，同時又是他的兒子——所有「一切」的心事了。他明白了這他走是辦不到了，而尤其重要的，是時間已經過去了。

一道幾乎覺不出的淡淡的笑容，那是孩子氣，而且頑皮的，浮現在上尉的嘴唇上。他從公文袋裏拿出一張灰色的紙來，放在機車的擋板上，那裏地層儲藏了幾個字。然後把信裝進一個灰色的小信封裏，並且封好。

「紅軍士兵松采夫！」他叫著，聲音之響使人人都能聽到。

「有，上尉同志。」

「派你一個差使。把這封公文立刻送到師部指揮處，投呈參謀長。聽明白了沒有？」

「聽明白了，上尉同志。」

「再誦一遍。」

「命令是，把這件公文送到師部指揮處，交給參謀長。」凡尼亞順利地背誦出來了。

「不錯。」

莫拉吉耶泰士尉遞過那封信來，凡尼亞立刻接了。他解開大衣，將這信裝在軍服的口袋裏。

「我可以走了罷？」

葉拉吉耶夫上尉不回答，側身靜聽那遠遠來的馬達（坦克）的隆隆聲，忽而他匆忙地轉臉突然問道：

「哦？你還等什麼？走呀！」

但是凡尼亞仍然立正在那裏，他那灼灼的眼光不肯離開上尉的面孔。

「喂？什麼事？」葉拉吉耶夫上尉柔聲說。他拉這孩子到他身邊，然後出人意外地，而且幾乎是突兀地，抱住了這孩子。

「去罷，孩子，」他說，輕輕地用他熟練著皮手套的手推開了凡尼亞。

凡尼亞向左轉，扶正了他的鋼盔，拔腳就跑，頭也不回。他還沒跑到百碼之遠，就聽見開火聲。這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大砲在迎擊德寇的坦克了。

凡尼亞離開司令部的地下室，往回跑。這時候，他方纔注意到，不單是他和斐拉吉也夫上尉分手的那塊高地有戰爭，現在是全綫都發生激戰，而且在慢慢地向西移了。

在路上，凡尼亞遇上了從後面趕上來的各式各樣的兵車：滿載著步兵的卡車，像鴨子一般蹣跚地爬過山溝的坦克，表面看去相當優而實在很快的自己推進砲（砲車上的掃帚發出尖銳的叫聲）帶著大捲的電纜一路跑一路放綫的電話員，亂跳的一輛吉普，上坐一位將軍，戴著紅色頂灰魯癆的奇薩克帽，捧著地圖在看，那地圖摺得很小，就像一般在車上看報的人把報紙都摺小了一樣。

周圍一切物事全是奇怪的，不習慣的亦那低垂而慘厲的天幕之下，而這時候，一陣冰風又帶濺第一次的雪片來了。

凡尼亞忽然看見了他的砲。這傢伙站在那裏，腳有點兒顫，——爲了某種原因一個輪子沒有了，而代之起來的若干砲彈殼和木箱。離砲不遠，停著一部卡車；一邊的車沿板放下，有幾個人正在小心地抬些東西放上去。

凡尼亞走近一看時，他的心冷了，好像已經停止跳躍。他所見的那景象真可怕。那大砲前地面上堆滿了德寇的死屍。到處全是一堆一堆的砲彈殼，機關槍的子彈帶，踏爛了的彈藥，血污斑斑的錘子，雜物袋，碰回的彈殼。撕碎的信紙和紙張。而在那面熱的砲架上（在一般的燈塔之中，惟有這砲架看來還比較的完美），坐著斐拉吉耶夫上尉，他的頭俯著。他的手垂著，他全身發

曲而斜靠在拉開的砲門上。

在凡尼亞看來，上尉好像在睡覺。他想要撲到上尉身邊，但是又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反壓力，將他的腳釘住在地上。木然不動，他看著上尉；他愈看愈怕起來了。上尉身上那一件整齊的大衣，全是血污和破洞，彷彿被一羣狗所咬。上尉的鋼盔擱在地上，風吹動他頭上的灰白頭髮，這上邊已經飄落着一些雪花。上尉的面孔看不見，他的頭俯垂得大低，可是血從他頭部滴下來，一刻也沒停過，砲架下已經積了不少，簡直是一大灘了。

爲了某些原因，上尉手上沒有戴手套。有一隻手尤其可以看得明白，這隻手很白，手指頭白的發亮，跟雪一樣，指甲卻作青色。他的腿，套在那雖然舊可是擦得很亮的紋皮馬靴統內，怪不自然地伸著，似乎隨時都會滑下，腳後跟則挂在土裏。

凡尼亞看著；他確定無疑地知道這是葉拉吉耶夫上尉，可是他又不能相信，不敢相信竟會是上尉。不，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人——沒有生氣，不可思議，可怕，而特別是，像此時凡尼亞所見的周圍一切物事一樣，不順眼。

突然有一隻沈重而又柔和的手落在凡尼亞的肩頭。凡尼亞抬起頭來，便看見了畢登科。這位偵察兵站在他旁邊，魁梧，和善，親密，懇切地微笑著。他的大手，一隻是放在凡尼亞的肩頭，另一隻呢，重重壓壓綁著血漬的紗布，按在胸前，好像抱著一個嬰兒。

凡尼亞心裏忽然像是有什麼東西翻轉了，崩壞了。他撲到畢登科身上，張開兩臂抱住了他這老朋友的腰，把臉靠在他那發着焦臭的粗呢大衣上，擰不住眼淚直淌了。

「畢登科叔叔……畢登科叔叔……」他反覆叫著，渾身顫抖，吞嚥忍住了眼淚。

畢登科柔和地去了凡尼亞頭上那沈重的鋼盔，用他那綁著紗布的手，拍著凡尼亞的熱燙腦

謝光頭，拙劣地講的煞惹道：

「不要緊，殺了殺了。這就得了。即使是五人，有時也會哭的。再沒法挽回的了。這是戰爭呀。」

在已死的斐拉吉耶夫上尉的衣袋內，有一張字條。這是他把敵人的高火吸引到自己身邊來以前寫的。雖然這字條在匆忙中草成，可是字句清晰，筆劃端正，毫無塗改，使你覺得這是他坐在他那安靜的地下室內寫起來的。而當他寫這字條的時候，——當他壯烈成仁的最後的一瞬間，他的左右前後確實是什麼都不剩了。

阿洪巴也夫上尉僵臥在地上，兩臂從他那防水大簷下邊向外伸出。子彈剛好穿過了他那兩道劍眉的中心。柯伐列奧夫簡直可說是蹣跚了下去就沒有再起來，好像他正要脫掉靴子把他的腳跟布從新綁過，可突然身子一歪就永遠不動了。

然而在他那字條中，斐拉吉耶夫上尉不會忘記寫了時日，乃至地點：「在第八目標區。」而他的簽名之下也沒缺少那一逗。

這字條是摺成三角形放在他那糊膠的外邊的袋裏，以便人家容易發見。

在這字條裏，斐拉吉耶夫上尉向他的部隊告別，向他的同志們祝禱，而且請求他的長官給他最後一次軍事的榮典——不把他葬在德國地方而葬在他自己的蘇維埃國土。另外，他又請求照顧他的義子凡尼亞·松采夫，訓練他成爲一個好的戰士，乃至有價值的軍官。

斐拉吉耶夫上尉的最後的願望是實現了。他被葬在蘇維埃國土。

而在一次大雪掩蓋了上尉的墳墓以後，凡尼亞·松采夫奉召到了司令部。於是他又一次聽到了能使一個兵的前程發生轉變的那一個字了。

「準備着。」

砲兵團團長通知凡尼亞即將送他進蘇瓦洛夫學校（一種士官學校，蘇瓦洛夫是帝俄時代著名的軍事家——譯者註）的當兒，這樣加一句說。

四天以後，上等兵畢登科伴著凡尼亞·松采夫，在一條寬闊而布滿車轍的街上走着，這條街是從車站進一個古老的俄羅斯市鎮去的。他們不慌不忙地走着，態度是莊嚴而又矜持，那是從前歸來的人們走在後方市鎮的街道上，驚訝於後方生活的安靜而從容所常有的動態。畢登科的手臂綁著繃帶；他不帶什麼東西，那孩子卻背著一個綠色的布袋。這袋裏裝了許多東西，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全是偵察兵們和砲手們送給凡尼亞的禮物，全是至誠地爲他們這「兒子」的長程旅行的需要而打算的。這裏有那出名的舊布袋（凡尼亞自己本來有的那一個），裏邊裝著那羅盤和初級讀本；這裏又有一小塊香得出名的香皂和粉紅色賽璐珞的肥皂盒子，還有裝在綠色賽璐珞盒子裏（這盒子上有無數小孔）的一支牙刷。又有牙粉、針、絨、橡皮靴的糊子、擦鞋油。又有罐頭豬肉；一包糖，兩個火柴匣——一個裝鹽，一個裝茶葉。又有一隻茶杯（有柄的），一隻口琴，一隻打火機——這是戰利品，幾片鋸齒形的德彈碎片，兩顆很精緻的大口徑德國機關槍的子彈，「——」轉的頭是黃色的，另一顆卻是黑而帶一道紅綫。還有一塊麵包，一套襯衫褲，和一百盧布。

但一切物件之中最主要的，卻是菲拉吉耶夫上尉的肩章，這是先用手中裹好，然後再用報紙包起來的。這是凡尼亞動身的時候，砲兵團團長給他作爲紀念的，團長囑咐凡尼亞，應當保護這對肩章，保證自己的眼珠一樣，屢屢勉勵凡尼亞保護這對肩章，到將來有一天凡尼亞也許能把它戴在自己肩上。

將這肩章遞給凡尼亞的當兒，上校說：

「你是你親生父母的好兒子！你是偵察員和砲兵們的好兒子。你配做善良、勇敢、忠貞的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兒子！而我們砲兵團也把你當作我們全體的好兒子。記住。現在你要去學習了。我盼望你不會使你的團丟臉。我相信你將是一個出色的士官學生，而且將來還要成爲『色的軍官』。可是你得記住：時時，處處，全始全終，你必須是祖國的忠誠不二的兒子，必須是祖國的最好子孫，偉大斯大林的忠誠不二的兒子！再會罷，凡尼亞，松采夫，將來你是一個軍官的時候，再回到你的團裏來罷。我們等着你來，歡迎你來，就像是等待和歡迎我們自己的兒子。現在你準備。」

譯後記

對於我們中國的讀者，V. 卡達耶夫已經是老朋友了。七八年前，他那部以第一五年計劃第三年中的烏拉爾區工業建設為題材的巨著時間前進呀！就有了林淡秋先生的譯本；他的另一部傑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則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

如果和時間前進呀這樣巨大的篇幅相比，那麼團的兒子祇可算是一本小書。而實際上，也確乎是「一本小書」，其為蘇聯的萬萬千小朋友所愛好，或且甚於劍俠奇傳「類」的「小書」之為上海的小朋友們所愛好。

團的兒子曾經榮膺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那一年的文藝獎金在小說方面，「共有四個獎」，團的兒子得的是小說部門的二等獎。得頭等獎的是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和阿伊拜克的長篇傳記小說拉伏伊。二等獎的另一部小說卻是烏曼特的綠土。

團的兒子是一部新型的兒童文學。是配合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卓越的兒童文學。向來有一種「理論」以為兒童文學是應當遠離政治的，但在蘇聯，這種「理論」早已破產了，而團的兒子則是最新的又一例證。

團的兒子是現實生活的產物。凡尼亞是現實的人物，在戰時的蘇聯會有無數千萬的尼凡亞，經歷了和凡尼亞大同小異的「傳奇式」的生活。

現在還有抵死不得拋棄成見的人們對於蘇聯的一切輕輕以「宣傳」二字來一概抹煞。在這種人看來，團的兒子當然又是不真實的「宣傳」了。可是，如果懷此成見而又不願睜眼看看事實的

，是英國美國人，那個尙可原諒，因為像團的兒子那樣的現實，還沒聽說在英美之國發生過。然而我們中國人如果也眼在人象尾巴後邊做應聲蟲，那就是其愚不可及而其「盲」亦殊堪驚人了。中國在戰時，軍事政治上不體面的事固然太多，而平常小百姓的英勇行爲也著實替中華民族掙回了不少的面子。像團的兒子那樣的凡尼亞型的孩子也就有過。

我們總還記得，抗戰初年，有一個孩子劇團，又有一個新安旅行團；他們中間最大的不過十六七歲，最小的纔九歲，他們都會做過一些叫大人先生們不覺臉紅的小事，但可惜大人先生們臉紅之後就是「成怒」，於是這些孩子們被戴上「帽子」，著即嚴加管束起來了。這是在大後方的事，我們親眼看見的。在敵後的解放區和游擊區呢，十二歲的小孩子「查路條」，那樣普遍的事，八路軍的「小鬼」已經是十足的「傳奇式」的角兒。中國的凡尼亞確是有的，而且很多。解放區和游擊區的作家也會描寫到他們，不過還沒有像團的兒子那樣的傑作而已。

經過了九年的抗戰，中國確乎不是從前的中國了，但變之中仍有一些是還沒變透的。例如上海小朋友們在「得頭圖書館」（得頭巷尾出租連環圖畫的書攤子）所讀的「小書」，二十年來依然是那一套調調兒。當然有「新」的東西，我看見過一部題名為原子彈的連環圖畫。但不論是劍俠奇傳，火燒紅蓮寺，乃至近來時興的美式外交武器的原子彈，總而言之，作為「小書」形式而供應給小朋友們的，基本上是荒唐幻想的產物，至於思想意識之富於毒素，姑不具論。

然而在廣大的中國，又明明有過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八路軍的「小鬼」——這些現實的但又具有「傳奇色彩」的適合於兒童心理的「小書」題材呢！

當然，像在上海這樣的地方，「馬路圖書館」而要取得「合法」的存在，大概也祇能陳列一些劍俠奇傳乃至更壞的東西。而對於那些「小書」的製造家，我們也不能有更高的要求。

不過我很確信，在被目爲「化外」之羣，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中國的團的兒子產生的，因爲既已有此活生生的現實，遲早必將反映到文藝。

最後，附帶要說一說，本書是根據英文國際文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號所載英文譯本重譯的；英譯本頗有刪節，分章亦和俄文本不同；刪節最多者就原第十一，二十二，二十五—六，二十七—八等章。俄文共二十八章，英譯就刪成了二十五章，這些刪節，大體尙不礙於主人公凡尼亞故事的發展，所以就貪圖省事，不再請求懂俄文的朋友加以補訂了。又本書翻譯之時，有二疑難會兼戈賢禮先生據原文指正，合併誌謝。

一九四六年九月，記於上海，矛盾。

國 兒 的 子

著 者 卡達耶夫

譯 者 矛 盾

出 版 發 行 冀 魯 豫 書 店

總 店 朝 城

支 店 冀 南 大 名

陽 穀 安 樂 鎮

朝 城 城 內

代 售 處 各 地 郵 政 局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初 版



2.84